欽欽新書 八

第二十四卷 祥刑追議十二

洌水 丁鏞 輯

祥刑追議十

復雪之原一 讎不償命私自屠腸根由義憤實因被刺

康津民尹恒殺尹彥緒。初檢狀曰今月初二日都將金夢龍奔告曰即者官門外有一民肩荷赤物纏繞如帶北向跪坐問之則曰狗腸更問之則曰讎人之腸是如是乎以挐招而問之則曰亡父尹德奎為門孽尹彥緒所殺故刺殺彥緒帶腸而來節屍帳曰食氣嗓至左耳垂下刃刺處横長五寸闊八分穴深一寸二分皮破肉透肚

腹刃刺處圓圍一尺七寸濶五寸八分皮破肉透五臟
迸湧半出半入曲曲相結無路尺量而正犯所割出肩
荷之小腸為二十九尺二寸 乾隆戊申正月初三日
初檢跋詞曰食氣嗓肚腹俱是要害致命之傷恣意亂
刺橫濶浩大五臟迸湧所見極慘實因段以被刺致死
懸錄為乎孫尹恒以為其父德奎被打於門孽恭緒及夫
緒愈恚成疾竟至致命故必欲復讎以至於此是如為乎乃
以德奎檢案觀之身上初無可執之痕且其致死乃在
於三十八日則大小辜限已過故只以庶孽凌嫡之罪
四次嚴訊是乎所前後檢報既無打殺之案今番供辭並

舉世嫌之說則復讎之言終欠明白分叱不喻論以律文其父與人鬪而被歐傷致死於六十日後其子女與婦擅殺讎人者依大明律婦女折跌肢體加限十二日例其子只用擅殺本律婦女分揀是如爲卧乎所德奎之手指叉脫圍不過六分而初無傷傷之痕腎囊雖云浮高而兩夘旣全辜限已過恐不可以殺獄論是遣且尹恒所謂其父之寄書者不過曰被打而已若是其父生時之筆何不直告今始現納乎原情㝎罪或近疑輕之科具案擬法爲追殺人之律正犯段以尹恒執㝎初檢官康津縣監成種仁按此時恒之兄悅庶叔父德來擁執彥緖使恒行刃德來在逃其後兩人並就囚○評曰剖腹

出腸斷以荷之者俚曰被刺致死可乎法文有據宜云被剚若凡金刃所傷通稱被刺則斧斫釰劃亦將一例乎○議曰鄉村㕑生身作大變其入官庭安能善言其父之所以死實因擢莖而手指之吏世熾之惡忿恚之疾嫡孽之分蕪言雜說交陳亂控法官又偏採其蕪雜以自明其不成獄之本意而最緊要腎囊浮高之說輕輕尾附亦可謂不公平矣折跌肢體猶加限二十日則腎囊所重豈惟四肢百體而止哉兩邪之全又奚足德色於諸孤哉

覆檢跋詞曰大典通編有曰其父被人毆打傷重而其

子毆打其人致死者減死定配又曰其父被殺成獄不待究覆擅殺讎人者減死定配而德奎之初覆檢案旣無一半分可據之證則尹恒兇慘之擧自歸於浪殺人命施以當律在法難宜覆檢官長興府使尹守逵

巡營題辭曰復讎之說旣出於囚供其所爲讎不可不究詰是如恒之父德奎與柰緖庚緖等構孽相凌素有門内之嫌年參相爭終致倉庭之鬪而其後三十八日遘疾致死行檢之時遍問諸證未見被殺之狀渾身上無一痕損之著雖以尹恒必報之心亦無他辭則其父被打孰見而孰知之是於渠亦指何處而謂之致命之

因手掤掯曲傷本非要害腎囊彭脹亦非傷痕倘使腎囊被抽致此彭脹則必不免當下致命何能至三十八日喩是乙死後七日始乃行檢陰囊浮大乃是暑月之變動何可以此謂之被殺乎况亦奉緒兄也彥緒弟也藉令成獄援以坐長之義恭緒宜為正犯彥緒不過隨從是去乙捨正犯而殺隨從又何故也復讎大義何可不分其首從乎無傷處過辜限之獄不得施公法渠亦自知則今此行兇直不過逞其宿憾而託以復讎也自其祖有嫌何足為殺人之公案藉其父遺書亦何為當讎之明證乎彥緒既非殺德奎之人而德奎之子乃殺彥

緒何可以其復讎之說為一分原恕之端乎尹恒之如法償命無容更議(全羅道觀察使沈 / 頤之正月初十日)○評曰腎囊彭脹大如瓠瓜(屍帳 / 云)而謂無痕損恐不可也本非速死之傷而疑其久延亦不可也唯不殺泰緒乃殺彥緒其報仇不精宜其病之也

刑曹啓曰童女尹任賢孳錚爰情內女(矣身)即故監司尹復之七代孫也以十七歲未笄之女兒遭窮天極地之痛(是白 / 在果)女矣父德奎去年三月被打於門孽泰緒彥緒凡系三十八日而身死(是白 / 乎所)檢官謂以傷痕之不分明告官之不趂時漫漶報營終不成獄故七祖父不勝

憤痛絶食三日而自盡乜母亦寃結泣血繼又身殞一室三喪由此兩讎兩兒恍恒寃號極天常有爲父母復讎之心是白如可今正月初一日兩兒及庶叔德來竊瞯彥緒之出三人手刃刳腹挈肝來哭父塚自首本官則兩兒及庶叔並被枷囚讎人泰緒遂即放送是白乎所古今天下豈有是哉伏乞法其法讎其讎讎人泰緒亦令償命兩兒及庶叔即賜處分四月初四日

判付曰事係疑案三堂各具意見論理回啓

臣鍾秀曰刑曹判書金鍾秀當初尹德奎致死時仍不成獄似以辜限內外爲斷而尹泰緒彥緒之白放難免辜甭叅叅

緒則未嘗白放則尹恍尹恒之據亾父遺書以復讎者容有可議假令初不呈官直先下手歸身請罪是白良置猶是韓文公所謂得引經而議之者是白去等況既告官請償命而不得請然後始殺讎人則其罪本不至深重而德奎父子妻三人一時併命餘存之三箇遺孤四朔牢囚至有室女千里呼閽之舉情狀可矜是白乎矣凡干論獄貴在兩造公聽況殺獄事體動関人命尤不當以一邊之言遽然論斷令道臣親執詳查啓聞後稟何如

臣秀輔曰參判洪秀輔其父德奎果爲彦緒兄弟之所毆殺明白無疑然後方合於周官所謂殺人而不得其宜者

子得報讎之文矣（按此段似有傳寫之誤）但德奎致命在於被打三十八日之久一可疑也尹忱則雖曰出繼遠居其祖與弟俱在其家不即告官七日之後始乃發狀二可疑也然觀於忱恒輩之蓄憤伺機刳腹醫肝德奎之因毆致死斷然可知至於恭緒自是同犯不可以其弟之已斃付之全釋兩端既有可疑事情亦難遙揣更令道臣詳查啓聞何如

臣魯永曰（參議金魯永）若以德奎謂不被打則忱恒輩豈至於懷刃伺便刳腹醫肝若以德奎謂之被打則何乃抱至三十八日之久而竟無傷痕之明著乎然既於當時

甸畐躬許捉囚泰緖則其敺打的然可知恍恒輩之作此舉措雖付復讎之義未為不可然一邉之言有難盡信
判付內雖不告其罪猶不至擅殺不分喩此檢官之漫漶極涉無理邑宰之扶抑又乖常情朝家之設置道伯所以旬宣管風教也道內有此寃狀昧然如不知致使兇身頑孽倖逭無辜而兩人反被橫罹有此釋女鳴冤之擧者情可矜也法不當也道伯之溺職如此推官邑宰之誤决遂非特次第件事當該監司沈頤之爲先緘鞫從重推考此豈必待査而後始可知者尹恍等保放泰緖還囚枚擧營上

文案仍問經決妻折使之不多日內狀聞

本道查啓關 刑曹啓曰德奎致命之根因不但傷處之無執辜限之已過而已尹恒之招旣曰恚恨成疾遂以致命尹德來之招曰畢竟殞生未必不由於此當初發告之亦無明據可知不得成獄法理當然德奎致命旣不由於泰緒兄弟之手則尹恒兄弟之謂以復讎擅殺彥緒律以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大相逕庭如法成獄亦非異事是白遣 尹恒之刺殺彥緒也不自告官告官者乃是都將則尹任賢供辭之多不以實大抵類此事當論罪是白乎矣 泰緒兄弟之負其悍惡淩其嫡族厥惟久

矣相鬪時推擠旣有省證病革時遺書亦已現納是白如乎怍恒等之常懷由我之疑轉成必報之勢適會其母其祖相續作故遂以泰緖認爲深讎容有是理末梢行兇雖極兇悪叔侄並囚至有償命之慮則弱女呌閙語多差爽不足深責至於怍恒段所謂復讎本不在當許之科以擅殺之後亦不告官原情定罪猝難議到是白乎旀泰緖段設令德奎真箇被打是白良置彥緖一人之致命已足相當則泰緖之罪不至深重是白乎矣此是重獄也疑獄也臣書不敢擅便○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者公羊子之所以議伍員也伍員之於楚平王本有君臣之義而

前古之世萬國星羅諸侯之臣朝齊暮楚適宋適衛或爲之反服或視如路人君臣之分本不至嚴故公羊子有是言也若天下一家四海一君則斯議也爲逆天悖倫不可復言今惟土民其父爲守令所殺若其父在法當死則不得復讎法不當死而官長以私怒殺之則子得復讎公羊子之義於是乎可引也今此尹恒之事以敵殺敵本無尊卑受誅與否本非可問曺啓何爲而引之也周禮曰殺人而義者令勿讎此則平民相殺者所得引也然尹恭緒之殺德奎本無事義義與不義亦無可論引經如此其何以副 聖意而平獄情哉果然 雷

霆之怒起於不測矣且尹恒之事天驚鬼駭聽朝樓下帶赤腸而手白刃瞻東閣而跪北向此千人之所覩也尹恒束身而歸命都將駿瞻而入告其爲告官也大矣今謂之不告官又何誣也議獄如此又何以服人心而平物情哉

判付曰此獄不難解殺人者死通天下萬世不易之法而爲父母雪羞逞憤毆人傷人至於致命者輒多屈而貸之大抵律例最重倫義于乙仍較輕重審取捨者蓋許其躍如矣羞與憤之未至於讐而事有關於爲親下手猶當傳生況此獄之近於復讐乎尹德奎之死毋論杖打曰病又無

論辜限內外痕損由於頑孽成疾祟在頑孽恭緒袁緒等
二人獨非德奎之子兆恒輩之讎乎今從道伯之說讎無
可復之人而復之一字當剖去於律例乎又或有爲父母
雪着遑憤而殺傷人者亦可無一言一一償命而減死或
杖流或勿論之文一一收聚並付之水火爲無妨乎道伯
之職異於檢律律例倫義不可偏廢且況措辭　判下之
後乃以遂非執拗之說無難張皇尋常道理固難責之於
此道伯而右袒邑宰庇覆兇身猶恐獄不堅而殺不償其
意未可曉也多費責教反涉屑越姑置之所謂初覆檢官決
不可仍置字牧之任以亂亂教爲先施以誤決獄之罪今

該府拿問勘斷本獄成獄今無可論仍自本曹枚擧判下措辭行會諸道俾各留心於敦尚之治

臣議曰欲斷此獄先議尹泰緖之獄大抵村鄉愚民無論士族旼族不知獄例法例何者爲傷處何者爲實因何者爲正犯何者爲次犯何者爲小辜限何者爲大辜限何以知矣但聞父死由被子當報讐而已若使尹𪦁兄弟少知法意發告引法如經則其父之死必當成獄何也原初尹泰緖之犯手也凌辱間事也折揶揞亦間事也惟其擢腎抽囊爲泰緖之實犯而德奎之屍果然腎囊浮高其屍帳曰腎囊浮高狀如匏瓜尹𪦁之發告也以擢腎抽囊

爲其文致命之實因則檢官於此豈有漫漶之理按摩洗察其浮高不得不執之爲實因矣凡折跂折骨被咬腐傷之類律文曰展限至五十日法典曰展限至六十日肢體猶然況於腎囊乎近日兵營民有擢人腎囊者出入死生多用人蔘至二百餘日辛苦得生所言旣明必當成獄顧乃曰罵曰毋曰悲曰憤雜亂爲說無所指的餘辭漫語附陳擢腎之說腎囊浮高之症明著屍帳而檢官付之閒漫監司歸之變動耳夫暑月浮腫果係例症則當遍身浮脹一時變動奚獨腎囊浮高哉此其爲致命之實因而法例之所展限明矣德奎之死明由恭緒而恍恒二人不知實

曰為何物但知父死由讐人語焉而不能明哀焉而不知纍使獄事大誤父命未償而又不能自反其身但恐法官官民相失計無所出遂有此擅殺之舉驟看檢報雖若中理細察屍帳明係失實惜乎道啓曺啓終未有發此隱者也若夫捨泰緒而殺彥緒容有可恕當時犯手兩人同功在公法則宜執家長在私怨則均吾父讎但殺其一亦足償命若待其出遂恐負志逢着即殺何分長弟況其下手之孰重用頑之孰甚渠自有知非在上者之所能詳也祖死母死雖曰適會舊鬼新鬼無不煩冤人子之心顧獨無深悲乎察理論情無一清慈

之語而謬引春秋之傳而觸 雷霆之怒豈不惜哉募念復讎者所以報也償命則已又何求焉剖腹出腸擧措宂慘帶腸被血聽聞駭怖考諸 國法無此虐刑斯不可無懲也

復雪之原二 讐若相忘久乃甘心根由爭山實目被打

寧越民朴来麟殺朴戍大 檢案闕

判付曰不許復讎則乖先王之制許復讎則人將依法專殺在昔先儒有言此獄案近之是故道臣有原情之論司寇執守經之見予則以為兩得之矣盖戍大之於来麟可謂不反兵之讎也既戕其老又又焚其先塋轉而至惡言

相加當是時也雖使来麟手刃礫之似不抵於償命之科渠父死後殆若冥頑不知動者及夫爲日稍久打殺戌大亦不登時告官則與周官所云書於士殺之無罪大有異焉乃是隱暫因旋放盖曰臨死之託必殺乃已即是復讎之謀是遣致死之報緣傳而戌大潛逃私和之說方行而来麟牢拒則戌大之有所犯来麟之有所待固可覰得是如乎似此罪囚特從寛典不害爲援經叅情罪人朴来麟特爲減死定配

臣謹按戌大若係殺父之讎則来麟之罪宜至於杖卒今至於減死定配或其事根有不然者

復雪之原三 冤凡被溺以孚報仇根由差役實因被打

平山民金大漢殺金延石　初檢跋詞曰兩人之殺死出於二日之內先取諸招次檢屍身其所致命別無可執之端疑是乎第其草同溺死之日屍親諸人一時並出結縛延石迭相亂打看證車莫男等丁寧目覩分叱不喩胂瞅被縛之痕極其浪藉其他傷損亦甚分明是乎乃所著傷痕既非速死被打翌日遽爾殞命實爲疑惟或慮服毒試以銀釵其色不變遍覓藥痕亦不可得是乎乃草同之叔侄與四寸等六七人及聞草同溺死之報一時突出結縛延石蹴踏毆打如斯之際安知無內傷要害目

以致命手當初無病又無服毒而被打翌日仍即致死其爲内傷的然無疑實因以被打致死懸錄多人亂打首犯難執而金大漢之最先出去渠旣納招分叱不喻錚柄毆打之說旣發於諸招渠雖發明焉遑首犯是乎旀金守光金加八金贖光金萬春金粧梅等旣已合力結縛捽以常情亦不無共毆之理是遣行兇錚柄木圖畫上使

○評曰死由被縛則當論縛痕死由被打則當指打痕縛痕之詳論而實因曰被打天下有此法乎死由被打則當指打痕死由内傷則當論内傷之執定而實因曰被打天下有此法乎夫旣曰其他傷損亦甚分明

何不於分明之中選取其最分明者執之爲被打之實
痕乎凡內傷致死者皆曰腸系掀斷故其傷多在胷膛
脊背雖五人共毆其犯胷膛脊背者在所辨覈又凡痕
損不明者或用油絹或用油傘以見其映蔭法也執䏔
[illegible]一斥之縛痕爲大漢三尺之斷案嗟呼虎哉檢也
覆檢跋詞曰胷膛一處傷痕圓圓幾分 覆檢官延安府使
三檢跋詞曰今此屍身仰面段骨節已離皮肉盡消腹
部下體雖未盡腐若論痕損無一起似是遣乎左肩胛皮
肬之下尚有一點硬肉其狀如馬背瘡之贅肉其大如
象棋子之將顆紫赤堅韌頭有不腐之意圓圓聚合明

有不消之痕是乎旀合面段骨節皮肉已皆腐爛一經翻動皆散亂頭部墮落勢所不免背後傷痕屍親曰無故有所不忍不得行檢是乎旀今以一斥惡肉執爲致命之痕雖若徑庭是乎乃被縛非必死之事被打無可憑之痕而一夜之間奄然致死終不近理是遣渾身傷處只此肩胛下一斥而一斥之痕本由被咬則此獄實因非被咬而何韓召史之口咬渠旣自服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被咬致死懸錄爲乎旀屍親之招雖以金大漢之毆打終始歸重是乎乃望及之招亦曰六人並打不知誰重望及者延石之父宗福之招又云大漢可憎是以發告宗福者延石之子則大

漢之被告本出私意非必實犯分叱不喩當場檢驗都無傷處被咬之外未有所執安得以不咬之人執爲正犯乎實因既以被咬則正犯當歸韓女是置其夫之溺死實由於延石必欲甘心是亦常情是遣衆手之打其勢散漫一口之咬其毒酷烈延石之死非以是乎無冤錄曰衆人共打難定致命如死人身上有兩痕皆可致命須於兩痕中斟酌最重者執爲致命是如是乎乃兩痕猶執其一況一痕之外更無他痕者乎此所以韓吕史之斷爲正犯是乎旀檢官之職但論形症傳生之說不宜輕發是乎矣大典曰其父與人鬪而被咬處傷致死於六十日之

後其子女與其婦擅殺讎人者其子只用擅殺本律其婦女分揀是如爲有置妻復夫讎無異子女則法當方照猥陳徵見爲乎於合面之不能行檢雖出於萬不獲已妄行格外之事不勝惶恐○評曰齒咬無速死之法肩胛非必死之地則膿不成而肉不爛何至翌日之致命齒不印而血不出何云毒甚於毆打三人同行必從二言則四檢並符宜從三案三檢之改實因吾斯之未信也

四檢跋詞曰今此屍身之已近二旬皮肉消化只存白骨法物澆洗詳細看審而渾身上下骨無傷損更無接著無一毫疑似之處是乎所檢驗若是無憑實因誠難執定

是乎矣揆以詞證車莫男等三招以金大漢之拳毆足踢
丁寧質言是遣其凡之溺死也渠不目覩人無指的而
知爲迯石之推溺倡牽諸族而直到則拳毆足踢勢所
必至撞着要害二日致命亦云無怪皮肉已消痕損不
存是亦固然是乎旀屍親宗福之招曰被打翌日嘔血致
死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爲乎旀金大漢者雖云
從容結縛初無下手是乎乃詞證既具焉敢發明以正犯
錄上是乎旀韓召史段既以口咬之又以鋤柄打之又以
錚柄打之看證諸招無一差錯是乎等以所謂錚柄其長四
尺圓徑六寸堅如金石以此打人必至骨損是去乙今此

屍體都無骨損打之不猛推此可知並與金哥五漢干
犯懸錄○評曰草同之死由於延石觀其檢案真的無
疑上見自他第十條今乃以草同之死歸之疑似蓋檢官之不
鍊者以爲正犯之人但有論罪不可原情故無故啄毀
如是也又凡久淹之屍皮肉雖消真正致命之傷痕貼
不化今乃曰皮肉已銷痕損不存亦踈闊極矣
巡營題詞曰此獄節節殊常無以完決是如乎初檢則左
肩胛咬傷右肩胛打痕初非要害速死之處而不問傷
處之緊歇硬定被打之實因已屬可疑是遣韓吕史之
齒咬自服既明金大漢之手打證招無憑是去乙只據屍

親之說遂正正犯之案亦未知十分穩當是遣覆檢則
胷膛傷痕既云顯著明是致命之傷似無起疑之端是乎
矣不現於初檢始現於覆檢肉色分寸完然明白有是
理乎以此或存或無之傷處斷定至嚴至重之實因終
有欠於審克之政是遣三檢則肩胛微傷體雖爛而猶
存胷膛重傷肉未消而先浸抑何故也目下無打傷之
跡肩上有齒咬之痕則改其實因援其正犯理所當然
是乎乃凡咬傷之屍毒氣所著曠日痛留膿水沉淹變肉
損爛然後乃至致命此是法文之所載是如乎今日咬傷
明日致命揆諸事理萬不近似是遣四檢則渾身上下

都無一痕是如乎若係緊重之傷則貼骨不腐虫不能食
即無寃録法文而皮肉盡消緊歇都泯則覆檢之胷膛
痕損三檢之肩胛咬傷其非致死之實同明矣歷觀四
檢之狀雖破一段之疑將何以完決也以言乎詞證則
屍親之招看證之招四次檢庭前後所供錯亂變幻無
一相合是如乎或云三尺帛結縛共毆或云五人等滚合
齊打或云以鋤柄亂打或云以鍬柄亂打或云以鉏柄
或云稜杖或云金大漢作頭先犯或云韓哥史最爲猛
打或云批頰或云捽髻或云拳毆或云足踢或云不知
誰某先犯或云諸人皆不手犯屢擾其説每每相反將何

以憑信乎今則實因正犯合於初檢四檢既行三案同
歸則實因之爲被打正犯之爲大漢當爲斷案隄乎其
凡溺死既本由於迫石其第至痛宜不暇於反兵論以
人情宜有爲怨分叱不喻從古以來實因正犯如是沒捉而
未有成獄者也傅生雖難遍議置死能不過當以松禾
縣監殷栗縣監查官差定爲去乎此獄肯綮專在於被溺
自溺之分約日會查應問各人一併取招如不直告嚴
刑究問係以四度文案各具意見論報爲旀初檢實因
既曰被打而又於結辭譜之內傷近於圓圖是遣覆檢
之不試銀釵難免踈略三四檢之不檢合面雖有措語

終非行檢之應式是遣韓女之齒咬手打渠既言言自服則金宗福之必以大漢𤼵告者似不無隱情而前後四檢都不𤼵問大失慎獄之體當該刑吏一併附過屍體出給使之埋葬○評曰四檢駁回悉中理窾四邑知所愧矣

查官報狀曰此獄肯綮惟在於金草同自溺被溺之分是乎乃迯石草同本於水垌之上兩人對立一人溺水無人可證無處可問是如乎惟是莫男者迯石之友壻也隅雜同居情義不凡而被溺之說莫男始傳問其言根迯石自吐是如是乎則其爲被溺明矣宗福之招曰其父迯石

立於垌上高聲大呼曰草同沐浴遂至溺死是如爲乎乃迯石被打之後沐浴之說不復煩究其有實犯明矣今論迯石之屍應問各人之招曰並力結縛之後韓召史挺身獨當且咬且敺是遣金大漢等五人段初不犯手是如一詞牢諱是乎乃宗福之招曰大漢不但先犯拳敺足踢縱又杖打捨此實犯移提韓女心所不忍是如爲臥乎所胷膛被踢豈不速死一夜之間嘔血而死明是內傷是乎旀韓女則挺身擔當大漢則極口發明者妻復夫讎其律宜輕弟復兄讎其律不明故以若愚蠢猶能較計有此一服而一諦也兩獄情跡不過如此○評曰嘔血而死乃

內傷之明驗而前後四案都無此言其踈謬如此巡營題辭曰車碼宅迻石之親查也方言男女結婚其兩家父母曰查頓車莫男迻石之友壻也草同溺死之說猶不掩諱則其被溺明矣彼大漢者以爲兄復讎之心當秉憤結縛之時不打不踢有是理乎若非要害之重傷云何翌日而致命擅殺讎人之律似無子弟之分而弟復兄讎不載法文其在審克之道難議惟輕之典四檢官仍定同推官爲去乎待時會推打殺情節期於輸欵爲旀醬紅米泔之說似有苗脉而初檢則初不提論查官則但發其端俱有踈忽之失是遣三檢以肩胛咬傷爲翌日致命之

實曰有違法丈初三檢官刑吏待用刑着枷上使前題
所論覆查檢官刑吏及兩查官刑吏並只附過於爲韓召
吏段義不共戴罪非正犯並與干連諸人一體放送
○議曰草同之死誠由杖溺則延石者當死之人也當
死之人死於寃家而如法成獄約日會推未見其當於
理也

復雪之原四 痛妹扱溺謂姑逼殺 根由義憤實因杖打

晉州私奴福順殺妹之姑○檢案闕
判付曰致命之以病以打手犯之在此在彼姑勿論案獄
無原情之法則已不然此固可活不可殺也被告人福順

之於彼死歸福占兄妹之間也同氣之情人孰不然而福占兄妹段笄髻之齡既隔二年之間瓶罍之痛俱在十歲之前零丁孤子相依為命及夫覆巢餘卵彼婚此嫁則其期望愛護之意十倍他人或恐一日不安於舅家是如可翻唇之誚無奈乎姑惡鑠骨之讒未免於婦歎戴千鹽而出去豎夕飯而不来欲歸則歸輒彼嗔欲迯則迯亦無處悼身世之悲楚恨命途之險巇彷徨躑躅於日暮空江之濵竟作楓林投水之䰟情境之慘惻煩冤之結轖行路聞猶掩淚况亦為其兄者舊痛未艾新哀鬥䔲當是時也窮天極地之冤其將如何分觧於是乎細縛其夫敺打其姉悼

阿妹之茹恨問其姑之逼殺以爲一半分澒讎雪憤之道者天理之所可已而不可已者原情之論不於此曰而何施也福順身乙特爲放送

臣謹按不見原案未詳事根然其實曰必是病患福順以被告人見錄故御判首云以病以打又云福順被告也其罪在起其情可悲故處分如此若其打殺明的則必不至於全釋矣偏性婦女自戕於猝乍之間者未必皆逼殺而然一言勃𥗊恨如鐵石以辦投淵之變者甚多不可以此定其姑惡必誣之以奸淫陷之以竊盜不可自容於天地之間而爲此自戕然後乃可復讎若

福順者打而不殺其獄可疑故參前倚衡乃傅生也

復雪之原五(借人報仇本以私怨根由含怨實因被刺)

松禾民吳億春殺安宗晃　刑曹啓曰松禾縣囚推罪人鄭大兒獄事段安宗晃之被刺雖云的實斷獄之法必待手犯分明詞證具備然後始乃成獄(乙是去)此獄段被刃之時既無執贓追覈之日又無立證特以鄭女本有平日復讎之倡言又有年前懷刃之傳說而所居之屋與之對門故屍親以此而指告檢官以此而致疑竟至成獄二年滯囚(是白如乎)蓋此宗晃歷數平生無他結怨之人半夜睡中猝有被刃之變則無慮不生無人不疑

茅以蓄怨之鄭女指名發告是白乎乃檢官結詞有曰宗冕南首向詹克人立階行刃手勢甚易地勢亦便是白乎乃今觀傷痕上濶下尖明是起手於上拟手於下決非立於廳下自外行刃是白乎則檢官論列未知其妥分叱不喻當日居接儒生二十三人衆聚習藝俗謂之居接同宿一廳倒臥直臥時夜昏黑天又下雨某在斯某在彼外人何以知之是白乎旀行兇器仗毋論或刃或鎌其形跡之唐突手勢之放肆不可曰女人之所能辨是白如乎茅以事理推之宗冕及許多諸儒之中有仇人惡夫叁錯其中或錯認而誤中或內應而直刺是白乎喻事甚殊恠不可逞度是白遣干連崔

先中招曰住接行廊初睡方濃忽聞逐盜逐虎之聲驚起而出審見廳上此時有人言安進士腸肚露出故不敢就視却立齋門呉億春自其家到門曰齋中有何事變先中荅曰吾亦莫知事狀酬酢之際廳上擧火望見宗冕腸出血流是如爲白乎所渠既住接於行廊齋門開閉必無不知之理且聞廳上有變論以常情所當驚惶奔走詳問審視是白去乙今反偃然出立及其億春之來問也亦復漫應恬然晏然視若尋常其所謂不敢就視望見腸出者全不合理觀其形跡則閉門之人上廳之事必有先知無所驚動乙仍于此等干連在所嚴覈遣是白其夜有

濕必有泥痕竟入之踰墻踰門何不跟尋此亦可問

是白遣夜中開門當有其人其開其閉實關獄事而齋直

金呂宗之招曰廐中有牛每夜銘心閉門而昨夜變出

後見之則門已開矣同居諸儒之招曰居接以來無常

出入齋門無閑鎖之事兩招所供若是相左而亦不歸

一是白遣刃刺之起手叉手初不懸錄事甚疎漏當該初覆

檢官並從重推考爲白乎旀道臣雖以爲孤田之疑旣不納

屐何所執跡執其疑似猶當審覈况以無形影沒把捉

之事遽然成獄揆以事體殊涉乖當鄭女段姑爲停刑

更令道臣親執詳覈論理狀聞何如○評曰書啓以傷

痕之上濶下尖知非自外而行刃又以刃勢之起手扠
手謂當懸録於屍帳至請檢官之推考嗟乎惜哉蹤凾
如此猶欲明罰而赦法不亦難乎無冤録言起手扠手
之輕重者是自刎之痕耳凡自刎其喉若肚者始雖以
剛毒之心把刃自揕及其刃入膚革之後痛極神昏自
不免手軟而刃輕故起手雖重扠手必輕此自然之理
不易之形也若夫被刺之痕何必然矣故無冤録刃傷
條曰刃傷之痕兩頭尖小無起手扠手之輕重曾此條
之未見而欲斷刃傷之獄難矣安宗晃南首向簷而卧
則行兇者立於廳下自外行刃可勝言哉况其行兇之

仗乃是金奉圭之鏢也鏢割人之腸肚者刃入之初狹銳而勢輕刃拔之時句曲而勢重其傷之先小後大可勝言哉下尖者刃入之初痕也上濶者刃拔之終痕也先自下腹劃至上腹者賊立廳下自外而行刃也雖以事理思則二十三人倒卧直卧密如竹編相與枕藉而交加何物鈍賊乃欲投跡於廳上踏人之臂股蹂人之肚腹以自取其顛踣哉如此請推檢官其不伏矣

查官報狀曰大抵此獄時在蕆刑而真贓未覈事已經年而詞證屢變安宗晃被刺之日即是昨年七月初三日則時月已一周矣獄情疑晦實難究竟乎是如屍親

指告專在於鄭大兒而只憑宿昔之結怨元無當夜之
執跡則歸以首犯實非妥當是乎等以應問各人處次第盤
詰反覆細問是乎則齋所諸儒有十分同仇之意無一毫
可疑之端此輩內應非所可論且伊等俱無結怨之處
則仇人誤中亦無是理是乎旀厨下止宿之金呂京父子
門傍起立之崔先中夫妻對家獨出之金時位先到問
變之吳億春最爲此獄之肯綮故就其前供中破綻處
逐條究覈多般詰問則言語抵牾之間端緒漸露彼此
面質之際根柢自發末乃諸招不期而相同正犯無辭而
自服是如乎唯彼崔先中金呂京金時位段本與宗昆小

無恩惡或有受囑作證之罪別無締結同事之跡是於亦

吳億春段已自初查之時擧措顚動言語荒亂始引不當之人指爲殊常之跡是如可忽云屍親及諸人謂渠以符同鄭女刺殺宗冕此乃諸供之所不言是遣之言與宗冕平日相親之事爲命淡初無復讎之意重言復言縷縷發明此亦問目之所未及是遣鄭女挾刀之日持杖待門之狀與大立證福德目覩渠亦不敢牢諱終乃自服是遣宗冕含憤不食之說渠自敎囑是遣又出於金呂京崔先中金興大等招是遣宗冕被刺之時門傍之先中驚覺即起對家之時位聞聲總出廳上之爐火

未燃村中之䢃雷方熟而渠以家遠之人先已在門則

實跡莫掩中情自露故歷引鄭守同妻及崔春望金時

位等以證聞聲後出門之狀而送妻付囑之事終難掩

覆三人同辭分吡不喻其妻則曰二更出門不見其歸渠招

則曰其妻蹴起聞聲出門諸招歷歷可據渠言節節相

違則氣沮語窮直爲吐說是乎矣平問之下牽甬承款亦

甚可恠故更爲發問使之盡言於是歷言渠等結寃之

由以及鄭女復讎之說而終不言同謀之事蓋此億春

以命淡聲氣之感受鄭女㕘養之恩乃渠叔父之致死

實由宗冕之訐訴又渠兄弟之受杖亦緣宗冕之告訴

同仇之謀益切挼釼之怒愈深而當時文會之設可售甘心之計故乃與奉主表裏和應啖之以重賂誘之以美色問其鏣刃之藏處探其門扉之開閉然後秉夜刼腹恣意行兇而以聞聲出門之證付囑時倍等三人以含憤不食之說付托金呂京獄中欲以半夜剸刃之事歸之一堂聯枕之人是如可情状綻露自歸首實而行兇之節次器仗之下落箇箇直招鑿鑿有據是如乎吳億春段定以正犯爲乎旀金奉主段借鏣內應之状亦既自服故置於干犯而並爲嚴囚是乎旀鄭大兒係是特教保放罪人乙仍于初不並問是如可億春既服手犯鄭女難免指

教一次取招還爲保授是乎於崔先中金呂京金時位金
興大等段雖無可聞之端彼人誘脅前後變招不可不
嚴刑懲勵故亦並嚴囚是遣其餘干連諸人段有難滯
囚故一併保授爲乎於行兇器仗段奉圭之招再鍛其鏃
乙仍于試以法物雖無現發既是行兇之器仗故圖形上
使爲乎於查官段瑞興縣監內遷之代牒題纔到查簿垂
畢信川郡守段初不請來
本道查啓曰此獄正犯之不能鉤得者誠以刺容之割
刃乃在仇家之對門屍親之指告獄吏之億料俱不出
素所結寃之一鄭女是如乎先入之見一関未透首犯之

定三案皆同鄭女有可疑之情而真贓未提億春有可疑之跡而始慮不及推覈不得寃竟無路何幸更查之擧乃在保放之餘所謂首犯不敢擧論只從干證別加究問是白乎所諸人滯囚已至經年畏其威脅者恐怒交發受其誘囑者疑惟並生詞證備至於盤問事端漸露於辨質遂至正犯自服罪人斯得手刃者方知為億春指教者果歸於鄭女若無今番之更查則獄老生奸終何以覈得乎節

刑曹啓曰當初變出之夜吳億春最先聞之急先來到其與崔先中酬酢雖涉可疑陰賊其人形現其處實非

常情之所出果無始慮之攸及今以諸招觀之獄中密託之說證人俱已吐實三更出去之說渠妻亦不知諱況旀金奉主旣以借鎌納招吳億春亦以手刃自服則億春之刺殺宗冕更無可疑節

判付曰此獄之更令究覈者蓋以情節至究悖也詞證沒摸捉也反覆參覈決非一女子之所獨辦抃是如到今疑端漸露眞贓莫掩畢竟正犯不出所料天理孔昭烏可誣也大抵億春之自初所爲言言慌亂節節閃忽門外之先到獄中之暗囑已極殊常而盛論平日之厚誼惟恐不知强覓伊日之厭飯作爲明證前後排布無非泥歛之闘許多

脉絡真成春雍之嗚借鏁之事渠既自服持杖之跡人莫不起始於周年之後三查之下乃以和應之狀無辭承欵獄情到此可云無疑然億春之事猶未洞然誠以命淡有豢養之恩而其親不過於緦功鄭女有盃酌之好而小惠無異於一飯曰此致死必無是理況半夜刺人何等重事茍非平日之切齒決無一夕之生心所謂私嫌亦一先天事也攘雞之宿謗甚微借騎之交契益密為人報仇俠士所難好生惡死吾人常情始因一睚眦之小怨終行三尺刃之兇謀萬不近理乎是如不可以平問一服遽定疑案正犯具億春更加嚴刑此外隱情一一取服為於鄭女段常

抱復讎之心曾有懷刃之行早晚必報之說親戚聞之隣里傳之乘此讎人之在近潛與從任而同事理所必然明若觀火是乃假手之計既成挺身之意漸縮醞釀謀畫一味牢拒究厥情跡尤極巧惡令道臣分付推官嚴刑取服為於金奉圭段甘聽約偸之說指示藏鎌之處隨從之律固無關於入睡與否而內應之跡終未盡覈血刃之說亦無究竟嚴刑更查期於吐實為於檢官道伯本當處分到今反案之後益著失實之罪其在重人命懲後弊之道不可以事過而置之伊時初覆檢官並拿問處之當該道臣緘辭從重推考為良如教

欽欽新書卷之二十三

洌水 丁鏞 輯

祥刑追議十一

情理之恕一 為父救難毆人致斃 根由使酒實因被打

富平民申福金殺金昌俊○檢案闕

判付曰想其境則酒所也語其時則暑候也被死人昌俊旣中酒矣又中暑矣以三旬九食之人在幾死僅生之際忽地惹鬧酒妄闖發把持福金之父仍成一塲之鬪如使福金立視其父之毆傷恝然不救則在朝家敦風重倫之政先置福金於重律次論原獄之顚末可也渠乃出力捍

敺挺身救護脘其父於急難之中此天理人情之所固然誠可獎而不可罪也且渠情急衛父法昧殺人憤頭手勢自不免猛觸緊撞則傷處有無固不足言且考屍帳心坎微硬一處之外無他痕損死者臨死之托猶恐發告夢後辭夢之說至稱禱神分叱不喻按續典云其父被人毆打重傷而其子毆其人致死者減死定配此足為據且空腸過飲暑月生病初檢跋辭十分明白是如乎鄉等守法之論未免過中福金身乙令道臣決杖放送杖以懲毆人之罪放以獎衛父之誠俾外邑曉然知朝家本意在於屈法敦俗

臣謹按此獄邑倅本以飢餓垂死之人猝有醉飽中暑之

病雖其傷不重亦足致死不惟以子衛父為可原也

情理之恕二（為母救難毆人致斃根由義憤實目被踢）

載寧民李厚相殺孔召史　查官報狀曰今此獄事傷痕狼藉詞證具備正犯之招不敢全諱論以法文實合償命矣是乎原其事情誠有可議是如乎厚相之母方召史致死之女孔召史即十寸婦姒之親也年長以倍方是姒也顏然後生孔是婦也以顏少之婦犯長老之姒始既捽髮終又批頰厚相身為人子目見此狀袖手傍觀恝然無愁則其為不孝大矣當是時也痛心疾首怒氣山湧不覺拳之自奮足之自抵而孔女則已重傷矣何

暇計較其生死乎續大典曰其父被人毆打傷重而其子毆其人致死者減死定配今厚相之母其傷雖不甚重原情照法宜有可議

判付曰載寧李厚相獄事段比鳳山朴奉孫縱或差殊比平山鄭大元無甚彼此是如乎惟以情理叅以事勢有十分可恕之端無一毫必死之罪爲其子者見其母之與人相鬨推擠之顚仆之如不急急趕到急急挽救則可謂有人理有至情哉若其憤氣之所衝發怒拳之所撞着或毆或踢不能自止者固是勢所必然今若以毒毆猛踢仍成致斃擬之於故殺則在廷尉奏當之方雖云守經視

朝家勵俗之政似涉乖宜本曹回啓未免太執柳厚相身

乙減死徒三年定配

臣謹按朴奉孫鄭大元李厚相三人所犯皆同而鄭李徒配唯朴全釋者彼其所殺本以義子毆打繼父其罪可殺故也

情理之恕三（義子毆父親子救難 根由吝財實因被踢）

鳳山民朴奉孫殺裴從男　本道啓曰盖此獄事實因明的詞證具備朴奉孫之為正犯更無可疑（是白去乙）其父小尚恃其老耄替子自當而奉孫則一直抵賴此其計盖欲互相漫漶父子並免而罪上添罪自抵罔赦

論以常法固難輕議是白乎矣第其事根容有可原奉孫之父即從男之同居繼父也曰父曰子無異親子而怒發於稷苞之慳計肆然下手捉捽毆辱以至於傷脅出血則為奉孫者見此危急安得不為父捍禦反加毆踢乎秉彝所激憤氣如焰輕重死生有不暇顧則其踢雖猛理無可恠其死雖急無足諦而愚騃自怯不肯首實促急昵己之妄想反乖衛父之本情是白如乎謹按續大典曰其父被人毆打重傷而其子毆其人致死者減死定配今此奉孫之事庶或近之乙仍于茲敢論列以俟處分是白齊

判付曰奉孫親子也從男義子也稱父稱子彼此相同則

父子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一芑之擾至蔑詬辱恣意下手轉至傷胷而出血雖在行路之人若具秉彝之性固當扼腕而雪憤況爲奉孫者目擊此狀挺身捍敵出力奉踢即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原初成獄有甚所見是喩道伯所引續典中減死律文亦不分曉以義子而毆義父豈可方至於路人之毆傷乎象魏懸法風爲先典律有無不必援引奉孫乙即爲放送爲旀成獄時檢官一併從重推考雖以其時道伯言之宣化之地措辭題狀必欲成獄而後已是誠何心唉彼奉孫不即自服反欲蔑明特因避俗蚩蚩徒知殺人者死不知復讎之爲何物耳

雖在微賤之流但當成人之美何必深責當該監司推考

臣議曰同居繼父其服齊衰期年其名義至重毆之至死其罪當斬如此之人人得而毆之況以子而衛父者乎

大明律毆繼父者謂曾先同居今不同居者杖六十徒一年折傷以上加凡鬪傷一等同居者又加一等至死者斬自來不曾同居者以凡人論○案毆期親尊長者其律重於此條同居繼父其服亦期而其律差輕者爲非天屬之親也

大明律凡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毆子孫即是救護而還

毆非折傷勿論至折傷以上減凡鬪三等至死者依常

律　案國典視律甚輕爲子弟之衛父兄理所難禁也

情眞者宜遵國典情不切者宜引明律若朴奉孫者其

用國典無疑適輕下服適重上服此之謂也

情理之恕四（謂不行淫其子雪恥根由奸淫實因被打）

大丘民成聖一殺孟春母○檢案闕

判付曰殺獄決折無出於實因二字然參情捨理誠有可

疑而可原者則不必以實因定明白遽議償命（是如乎）今此

成聖一之獄原其根因事關淫穢跡涉黑黯(昧)朝家不欲索

言以傷風化（分比不喩）推以常情所謂成太郁旣有班名（方言貴族）

謂之兩班班名者貴族之名亦具夒性聚麀之行豈忍爲此設令真有

所犯孟春之母固當牢諱之不暇或恐他人之猜得是去乙

乃反口傳於村會仍又手本於里長非有別般事端寧有

是乎大抵太郁以他鄉羈旅之蹤有家産富饒之名父子

兄弟亦稱蕃盛和睦既失於四隣疾惡都歸於一身於是

成致文朴弘述金世貞輩潜煽飛語欲逞私感把黑夜難

明之事做白地措虛之說慫恿愚蠢之媪即孟春之母指囑稚

騃之女即孟春或許以毀家出鄉或許以放良得田貲之陷

之無所不至則蠢媪騃女以平日免賤之計生田土横占

之慾口傳之不足至於手本手本之不足又納侤音服罪之文

也必欲滅人之家亂人之紀使不得往接其鄉里而後已當此之時雖沒知覺無廉恥之人其将噤口袖手恬不知動乎中官辨暴未暇深量秉憤毆打不是異事況於傷處非即死之界看證皆含憾之人此非可疑而可原者乎父子四人一時併力不知先犯之為誰隨從之為某而今欲強執其疑似之跡決之曰此為正犯則大有乖於獄體叱分除良以孟春而證太郁是以奴證主也以聖一而證太郁是以子證父也此皆大関後弊檢官查官等從重推考為於成太郁段兄弟父子初既合力下手則為子爭命自稱元犯冀使獄事不至究竟此固天理人情之所當然乙是去漫詞

納供自處以略略加刃者不亦愚乎何乃朴厚之俗有此悖戾之習太郁良乙減死定配其子聖一等並只嚴刑一次放送婢孟春仍本役絶島爲婢

臣議曰鄉村富民例失人心旣失人心例誣以淫必欲破其家誅其人散其田產以享其波及之利此例習也亦痼習也（今全州亦有如此之獄）殿下明見萬里使成太郁者得昭其覆盆之冤以見日月之光猗其盛矣但成致文朴弘述金世貞等是初造意始發謀者奸狀旣露法當反坐御判無所論意或傳寫者刪之也且成聖一等其父校廳聚之誣其子奮鶻逐之氣無論造意者受嗾者

便當一拳打殺寧得云有罪乎此與鄭大元宜同載一

傳故臣故編錄在此

情理之恕五（謂母行淫其子雪恥根由奸淫實因被踢）

平山民鄭大元殺金光魯○查官報狀曰大元踢殺光魯自首其罪償命之典無容更議（是乎矣）原其情而出於為母聽其言而亦皆從實蓋十歲喪父廿載奉母伶仃孤苦相依為命（是如可）葬母之餘淚未晞行淫之醜辱忍至忍能對面惡聲極口則不顧死生拳打足踢人子之常情也假令大元當此橫逆談笑而道之則不孝甚矣是曰可殺及其怒氣稍息本心旋生追念友誼自知其

罪無隱諱從實直對情理惻怛辭氣愿款有足以感動人者執跡論心庶幾出於孝而過於孝觀過可知其仁矣謹按續大典曰其父被人毆打傷重而其子毆其人致死者減死定配孝理之政於斯為至今此醜厚有異重傷固不可援以為例是乎乃考之前史元魏大武帝稱高允事曰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特原其死而朱子取載於小學夫高允暴揚國惡罪不可恕以貞信特蒙原赦是如乎海隅頑悍之地行誼貿貿欺詐滔滔其在激揚頹俗之方此等之人別般由貸反加癈示恐亦合宜雖然罪在償命之科律無原情之文

伏顧丞上考案備陳實以冀出尋常處分

判付曰原初光魯之向大元詬辱也勒以行淫之目加於旣骨之親爲人子者宜有不忍聞不共戴之心盛氣發憤便下毒手在法固難赦在情必可恕此原情而屈法處是如乎及其光魯之死也潛往光魯之家備道毆打顚末又於初檢也同推也考覆也其所招供了無一毫之隱諱惟有一死之捐棄此誠矜悶處況旀其父被毆其子毆其人致死律許減死無論生前被毆死後被辱爲其子憤痛欲報之心豈或間然以此以彼大元之傅生實關風化之一助大元身乙嚴刑一次徒配

臣議曰奸淫之誣甚於被敺何也有婦人於此問之曰汝寧受人之敺打乎抑受奸淫之誣乎彼必以敺打為甘而決一死於淫誣也護父母之敺傷其事微小雪父母之寃誣其義至重大元之獄於是可決矣

情理之恕六 妻有淫行夫殺奸夫 根由奸淫實因被打

定州民文中辰殺李明哲○檢案闕

判付曰一人致死三人正犯獄情雖若是難大抵明哲奸人之妻反欲率去託以飲藥惹起事端肆然取衾至欲擁卧駭悖之舉無異奸所文中辰雖甚孱劣豈有無一詞甘受之理中辰雖懦男子也其妻雖強女子也男子遑失妻

之憤一打必猛女子有通奸之私毆打必輕此箇事理不
難辨別乙是去忽變正犯以妻代之抑何故也前道臣李性
源之起疑行查也有曰鼓托代父之義要補失身之慾措
辭行關更因中辰厥女之奸情醜態於是乎覰破而深得
按獄之體矣昨年更查本牧有從輕之報今年審理秋曺
有傳生之論亦有意見獨於致命之傷或云稠會雜論指
的無處或云三人共毆輕重莫辨苟如是也明哲之死死
於誰手東方來既已變辭文中辰終始自當分叱不喩獄老生
奸無跡不有因械本出於浮費則一打之聽許可信也讀
書不閱於里任則三年之處囊可疑也今也疑其可信信

其可起一朝反案移定正犯則文中辰正犯也東方女東
方汞隨從也正犯既定則中辰其死矣奸所殺奸不至償
命而止殺奸夫原無容貸則中辰果死矣然中辰何可死
也中辰本夫也明哲奸夫也奸夫来刼本夫荷杖肆悪千
百其狀除非藴五老之沒知覺者孰不敺打一番下手其
勢必猛八日致命其死本緩比之以殺心而行殺事即地
致死者太有間焉今因止殺奸夫之文從而償命則自此
以後小民孱劣者将不勝失妻矣以傲體定元犯以事理
傳輕典俱有可擬文中辰段加刑一次放送東方汞段特
放東方女段原初事端皆由渠起而其所以為夫為凡者

亦未免有始無終可怨者少可惡者多嚴刑定配

大明律曰凡妻妾與人通奸而於奸所親獲奸夫奸婦登時殺死者勿論若止殺死奸夫者奸婦依律斷罪從夫嫁賣 臣謹按止殺奸夫者無償命之文明律國典皆無此說而自古相傳止殺奸夫者成獄償命或者明律之文看得有差相傳如是也明律奸婦本應同罪今奸夫獨死奸婦無恙有乖法理故斷其淫罪許令其夫從便嫁賣而非謂止殺奸夫者成獄償命也且考續典曰其母與人潛奸其子於奸所刺殺奸夫者參酌定配又通編曰未嫁女為人劫奸其父母毆殺其人於奸所者

以應死而擅殺律杖一百三者皆止殺奸夫惟獨殺妻之姦夫者成獄償命恐未允當一是母親不可議到一是刼奸女則無罪雖其倫理事情各自不同奸所目擊登時刺殺者情有可恕理宜有伸況律典俱無明文者乎

海南鄭卜男獄事判付之末曰　先朝戊寅下教曰一房同食何異奸所又癸巳下教曰無異奸所者勿為完決狀聞後舉行仍命京外奉承傳遵行此皆　先朝良教也而諸道獄案此等獄事初無狀聞稟處者自本曹別關行會于諸道諸如此類無論已完決未完決並舉槩論理錄其

原文案狀聞事分付

臣謹按　英廟下教應載受教輯錄況在　先朝表章如此凡遇殺奸之獄宜引之如聖經據之爲法典也

情理之恕七 嫂有淫行叔殺奸夫 根由奸淫實目役打

金川民李二春殺金命喆○本道啓曰此獄之始一則悲憤所激一則計較未生屍親之招曰朴春福謂令仁植等曰汝可折脚殺之潛奸汝嫂之人如是歐打李家亡矣由中之言信口而發殺此所供要不出此此可見前後指揮皆出春福終始犯手專是二春也不然殺獄償命立落未判雖至愚之人豈可僥倖萬一挺身擔當

乎二春吏族仁植稍黠既悟結案在前正法在後則獄老生奸死中求活互相指囑忽變前招同辭納供如出一口而二春變招節節窮遁分叱不喻其在兩女或既身當或自目擊則元犯指告何等緊急而必待三推之時過葬之後者獨何意也此不待明者而可知李二春之爲此獄元犯斷然無疑是白乎矣按大明律曰姦所親獲登時殺死者勿論此指其夫而言也在夫既曰勿論則其夫不在而夫之弟登時殺死者宜若可議是白乎矣係是無於律之事特令該曹稟處○議曰殺人大事也故殺姦之法非其夫則不許非奸所則不許此非可爛熳輕許者

也母之奸夫許其子殺之室女之劫奸者許其父殺之者國典也然轉轉開廣又許殺嫂之奸夫則不旣濫乎況非奸所者乎此不當引而引者也

情理之恕八 室女被誣自殺奸婆根由奸淫實因被刺

康津金女銀愛殺安召史○檢案闕

李德懋作銀愛傳曰銀愛金姓康津縣塔洞里之良家女也里有安嫗者故倡也陂險荒塘多口詤瘢癩遍體不任搔癢裝心蠍蓋不慎言嘗丐貸米豆鹽豉于銀愛之母母有時不與嫗輒愠恚思欲中之里童子崔正連即嫗之夫之妹之孫也年十四五冲稚娟好嫗試挑之

以男女婚媾之事仍訛之曰娶妻如銀愛者顧何如正連笑曰銀愛美艶豈不幸甚媪曰某倡言若葉己私銀愛者吾爲若成之正連曰諾媪曰吾患癥癩而醫言瘍科藥料直最高事茍成若爲我當之正連曰敢不如教一日媪夫自外至媪曰銀愛眤正連要我行媒期于吾家爲正連大母所覺銀愛爬墻而逌夫功責曰正連家世微而銀愛室女也愼勿出口於是一城喧藉銀愛嫁幾不得售惟里人金養俊深知其明白也遂娶以爲室則誣言益播尤不忍聞崔正連即康津吏崔宗烈之子也金養俊亦縣吏己酉閏五月二十五日安媪大言曰初與正連約行媒報

我藥直銀愛忽畔而嫁他夫則正連不如約我病自此
瘝銀愛直我仇里中老少相顧駭愕瞬目搖手不敢出
言銀愛素剛毒受嫗誣辱已二年至此尤悁恨實不能
堪必欲手剮安嫗一洗此寃憤而不可得翌日值家人
不在安嫗獨宿夜一更持廚刀揎袖及帬颯然而步直
八安嫗之寢一燈翳翳嫗亦坐將就眠露半體只繫帬
銀愛橫刀而前眉眼俱倒竪數之曰昨日之誣甚於平
昔吾欲甘心于爾爾嘗此刀嫗意以為彼固纖弱不足
有為應曰欲刺試刺銀愛疾聲曰可勝言哉側身倏
刺其喉左嫗猶活急把其持刀之腕銀愛瞥然抽掣

又刺喉右傴始右仆遂蹲踞于旁刺決盆之左又刺肩胛腋肷胎膊頸及乳皆左也末迺刺右脊皆或二刺三刺揮霍飛騰一刺卽一罵凡十有八刺未暇拭刀血下堂出門急向正連之家要以洩餘憤爲路逢其母泣挽而歸銀愛時年十八里正奔告于官縣監朴載淳感威儀肆傴屍驗刺死狀究銀愛刺傴何爲且傴健婦汝弱女今創刺兇悍非若獨辦無隱直告時佐伯離立猙獰刑具滿地干連瑟縮無人色銀愛項有枷手有拳脚有鐐拘攣縛束體弱委垂殆不能支然面無怖言無哀毅然而對曰欽官我父母試聽囙言室女受誣不汚猶汚

嫗本娼家敢誣室女古今天下寧有是哉因之刺嫗豈可得已因雖蒙獄嘗聞我殺人官誅身固知昨日殺嫗今日當伏誅雖然嫗既因刺誣人之律官無所施但顧官家打殺正連且念因獨受誣更有何人助因共刺行此兇事縣監太息良久取驗刺嫗時服飾苧衫苧帬都是殷赤幾不辨衫白而帬青悚而壯之雖欲原釋法不可屈彌縫讞詞上于觀察使觀察使尹行元亦飾推官姑究其同謀為誰以緩其抵法訊覈凡九次詞如一惟正連冲稚為嫗詿誤置不問庚戌夏 國有大慶上錄死囚觀察使尹蓍東上此因而讞詞頗微婉 上惻然欲傳

生重其事命刑曹就議于大臣大臣蔡濟恭獻議銀
愛報惡雖出至冤罪犯殺人臣不敢為容恕之論 上
下批節特貸其死
判付曰天下之切膚徹骨之冤者莫過於貞女之以淫被
誣乍冒此名便溺於萬仞坑塹坑可攀而登塹可躍而出
此名欲辨何以辨欲灑何以灑乎往往冤切而憤徹自徑
溝瀆欲暴其碧碧之情實者間或有之于是如銀愛者渠不
過十八歲女子耳渠以江漢守紅之跡忽遭溱洧玷白之
辱而所謂安女粧出棕花之虛影閃弄哆箕之鐃舌雖在結
縭之前尚且決性命辨真偽要作分明之身事是去況旀

新綠縱覯於旭脣毒射復肆於沙蜮一言脫口百喙吠影垓城之歌四面皆楚則寃功憤徹將判一死但恐徒死傷勇人無知者於是乎提出床刀走到仇家說得痛狀罵得痛快畢竟白白晝刺殺一箇淫婦使鄉黨州閭曉然知自己之無累彼仇之可報而不效巾幗髯婦既犯殺變反事變化以丐其僥倖一縷者流此誠熱血漢子所難辦而文非偏性女子疊寃憤而經溝瀆之比也若使茲事在列國之時其外死生尚氣節可與聶嫈而齊名太史公亦當取而書之遊俠傳末分乚不褕往在數十年前即英宗朝海西有似此獄事按道者請原之朝廷下稟諭即今釋之廢女出獄

媒儈雲集以千金賭其女終爲士妻至今傳爲美談唯
今銀愛辨此擧於旣嫁之後尤豈不卓然乎哉銀愛身乙
特放日前長興申汝倜之傳生出於重倫常重氣節也唯
今銀愛之特放亦類是耳兩案梗槩及疏下判辭謄頒道
內俾知人而無倫常無節氣者與禽獸無異則未必不爲
風敎之一助

臣謹按嘉慶辛酉冬謫配康津縣窮居民間聽邑人之
言曰銀愛自未笄時已與崔正連私奸安嫗爲作媒婆
每於安嫗之家行奸其後利少安嫗播之銀愛遂殺之
然中冓之事有誰知之凡奸淫之訟一被指目衆人

從而實之故諺云盜寃終脫淫誣難雪此之謂也如有
實犯理當沮戚不能若是之快殺也

義氣之赦一凡不庇弟隣以義殺根由義憤實可矜踋

長興民申汝倜殺金順昌○檢案闕

李德懋作小傳曰申汝倜長興人也同里人金順昌留
其弟順男看屋與妻耘田而歸妻輒小麥減二升詰曰叔
在而麥不存眞唯事順昌詬順男曰看我屋偷我穀非
盜而何痛其自服順男方病卧不堪寃痛泣鳴咽順昌
睨曰盜亦悔泣耶擧杵撞其腦順男委頓幾不得生隣
人咸集心怒不忍言惟田厚淡者調觧之曰古語有之

一斗粟尚可舂況二升夛胡大事奈何兄弟不相容順昌罵不已厚淡往見汝倜慨然言之汝倜勃然扼腕而起曰順昌非人急如順昌家捉髫而責之曰升夛不足惜兄弟不可閱嗟爾父母生汝二人但願相憐不期相爭杵撞病弟爾則畜生畜生不可親吾將鼓爾廬不與同吾鄰順昌踢汝倜曰我敲我李胡干汝事汝倜大怒曰我以義勸汝反踢我我亦踢汝遂踢其腹順昌匍匐翌日死家人匿不告官越一日事始發汝倜係于獄此己酉七月事也

判付曰古有一男子鍾街烟肆聽人讀稗史至英雄最失

意處忽裂眦噴沫提截煙刀直前擊讀史人立斃之大抵往往有孟浪死可笑殺而如朱挑椎羊角哀者古今幾人汝倜其朱羊之類亞歟目攝閱墻之變胄起萁火之焰往日無恩今日無惡瞀然艴然之間趕入滚鬪場中提髻而踢曰同氣之鬪倫常之變毀角盧黜吾里傍觀責以汝何干焉則曰吾義彼反怒彼踢吾亦踢噫汝倜死也休怕非士師而治不友之罪者非汝倜之謂哉錄死因凡干若百其倜儻不碌碌於汝倜見之有以哉汝倜之名不虛得也汝倜放

臣謹按地官調人云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

之則死所謂殺人而義者申汝倜之類也特鄭注有誤其義不明也見首編今勿讎者今被殺之父母兄弟不以爲讎也旣今勿讎則其不死可知然則 聖上處分自與周禮相合所謂前後聖其揆一也豈不盛哉

義氣之殺二老而奸幼鄭以醉殺根由奸淫實因被刺

谷山民金世輝殺尹澤逵○查官報狀曰尹澤逵之欲奸幼女何預人事金世輝之乘醉刺殺誠可謂惑是乎乃磨得未試之霜刃借問誰事之不平者自是古俠之習氣今此世輝雖不可與論於古俠之倫醉氣蓬勃茫無所泄忽記昨日不平之事魂浮氣湧脚輕手快如鬼如

人之間不覺信手刺去而澤達則死矣想像當日之光景似不過如斯然而屍身之傷痕如彼明的元犯之戕害無辭自服則金世輝之償命無容更議　案此亦所謂殺人而義者也　處分亦必傳生而　御判令輒不能備載

公私之判一 營稗討騎驛卒致斃根由使氣實日被打

全州稗將閔毅徹殺朱星叔○檢案闕

判付曰此獄扶甲則乙爲元犯扶乙則甲爲元犯三朔三查招案三變未聞有殺人之獄如彼其觀勢鍛鍊是如乎反覆究理起眩互換原初未究之獄徑設被告之人道伯推

官大是失着及其移送于完伯也[完伯即全羅監司]以似然不然之案依俙論理殆似癡人之說夢于乙仍飭令更覈期於無疑而今案之不瞭反甚於前案所謂元犯兩人之供弛則蔑明速則遲晚本不足取信豈可謂公案所謂看證於萬即至愚至賤不識東西之人前後辨辭不知其幾豈可為公證乎打屬誰某死辨入己[猶言自他也]實因之著緊於何條器仗之的在於藤鞭驛馬撥騎與否星叔隨行虛實不得面稽而言聽只受承服之拷音乃以荅萬維慎之輸款曰騰前啓一本還又上送道伯查官之事誠極駭然本曺亟堂判[謂叅]屢按藩任似此獄理必不生跡別具意見論理

回啓仍下該道更令逐一盤問斯速究竟

曹啓道啓關

判付曰此獄既具而忽搜似然而多疑實因姑舍看證難信看證姑捨元犯莫執湖西初案未知十分覈實完營再查徒增一層疑眩是如乎折肱者不死刖足者不死手足傷非速死之斷案此一可疑也下手與參覩於萬最緊而臨時俯仰隨問變幻如桔槔之上下此二可疑也閔李兩囚孰首孰從完營行查之時施周牢於於萬周牢者夾棍也揷大木於兩脚之間酷刑也叢於前錦伯之爰詞忠清監司就理之供詞賊刑之下何求不得不可謂公案此三可疑也然推其所以然之由參以

所必然之勢則手足傷雖不至於當下致命而手背被打猶可以行步足背見傷骨酸節痛舉動不得況以餓乏之人本無綿絮之着而顛仆曠漠之野度過如年之夜北風積雪逼肌徹髓幸有鄰媼之覺救僅免道上之僵死然所以斃者凍且餓也所以凍者足異手也按大明律當寒袪衣服使之至死者厥罪與殺人同是如乎當寒打足使之顛仆凍餒以至殊絶者何異於當寒袪衣乎執此以論根因優有所歸而實因懸錄切禁億定則右項引喩之律亦果襯當是乙喩被打二字終涉不當此所以屢查不決者也至於兩因之所爲勿論若李若閔原其心俱不過雪手憤試厥

拳而止者其勢駸駸然打之猛而外之久醸成殺死之變

是置 若使毅徹打者何時不可而必在維慎相逢之際何仗不可而必借維慎所執之鞭乎渠之牽夫渠自打之為維慎者任之而已見之而已亦何必使渠陪牽遞牽毅徹之馬乎維慎於此足為元犯若使維慎打者騎星杈劣馬者毅徹也騎他馬追到者維慎也本騎者安坐而不怒憂過者攢搶而越打者乎（此文上下疑有闕文）自渠立證可信乎不可信乎毅徹於此足為元犯今則道路也曹讞也便沒新音欲斷此獄先定實因實因曰可疑也則將何據而償命實因曰歸一也則兩稈之中何者為元犯乎裴曺郎問

手左右相稗各指一的確回啓

臣議曰不見原案及道啓曹啓無以詳諦然犯手者毅徹也借鞭者維慎也毋論誰某兩人皆稗將也法曰各營偏稗用棍者絕以重律則笞撻蓋許之矣法曰各邑軍官笞杖殺人者出於公事則酌輕重定罪邑軍官尚然況於營稗手促稗將所騎本係下隸討索上駿原是犯法況非笞非杖乃以藤鞭自手亂打傷其肱而破其附使之凍死於雪天之夜其罪誠罔赦矣然其實因則當曰飢凍不當曰被打實因既然自然傳生此 聖意之所以其難其慎也然其舉措既至於此則捽之撲之

跳之躑之無所不至内損既重動彈不得故飢不得走店而索飯凍不能望門而投温以至僵卧路上耳若無内損一足雖病一足猶行恐不至遂僵不動然檢案不具未敢質言

公私之判二 地保催科村民致斃 根由公幹實因被打

光州風憲崔具瞻殺私奴禿同〇檢案闕

判付曰崔具瞻獄事段頭腦之傷痕昭著查案之詞證具備上言中舊瘡之說原無来歷世中輩舍擿之供又沒下落到今獄情無容更議第還穀分俵既係公幹風憲勸農簿有等夷斗量之不均固可治也言語之不恭亦可責也

憤怒方生於頃刻思慮未周於前後覔笞不暇提手以打
以舉措則駿悖以法典則違越而論其事理非出逞私究
厥本心不過示警一撞旋止初豈志於必殺多般救療有
足驗夫欲生器仗雖殊於用笞情實同歸於因公面里任
笞杖殺人之律庶可傍照且十年牢囚屢次栲訊亦云懲
勵具瞻身乙加刑一次減死邊遠定配
大明律決罰不如法條云下斷獄 若監臨有司管軍之官因公
事主令下手者 於人虛怯去處非法毆打及親自以大杖或
金刃手足毆人至折傷以上者減凡鬪傷罪二等致死
者杖一百徒三年追埋葬銀一十兩其聽使下手之人

各減一等若非公事以故毆平人論若於人臂腿受刑去處依法決打邂逅致死及決打之後自盡者各勿論○舊註謂如有司催徵錢糧鞫問公事提調造作監督工程之類及管軍官操練軍馬演習武藝督軍征進修理城池之類然亦不必拘定凡一切應行公務但情不涉私事非挾己者皆是也○臣謹按監臨者吾東之監官也管軍者吾東之官軍也註云有司則風憲糾正皆在中也今此崔具瞻提手殺人與律文別用大杖金刃者其情相同則杖一百徒三年追埋錢四十兩銀四解其本律觀察使若知律文早引此條啓聞決裁久矣何至於十年牢囚屢次

栲訊乎士大夫不讀律其毒民如此項羽沛公之詩焉
吊江牌之戱如之何其不癈也
公私之判三地保差殺迯卒受笞根由公幹實曰被打
寧遠凮憲林海星殺金東春○檢案闕
判付曰蒼丁公役也迯軍重罪也其子之蒼丁即迯情係
可痛其父之代子受罪法所當然分叱不喩指使十五歲童兒
略施十六度笞罰初未見欲殺之心設令因笞而死宜無
償命之文　是遣又况兩檢狀所錄笞痕本非要害速死處
半夜脫身翌日致命觸冒死喘急死具未可曉年前道啓
引續大典面里任笞杖殺人條請以酌輕重定罪者儘有

所據是如乎當此審理之日合置惟輕之典海星身乙放送
續大典濫刑條註云各邑鄕所軍官面里任等笞杖殺
人者出於私意則擬之以法出於公事則覈其濫刑與
否而酌輕重定罪色吏勿論公私一依平人相殺例處
之○臣謹按林海星所犯引大明律則在勿論之科當
時白放者也引續大典則不過酌其輕而薄其罰笞嚴
十即放者也寧遠郡守不讀律平安監司不讀律檢狀
不引律以請薄勘題辭不引律使即決放張皇錄啓經
年閱歲而後堇引大典之文亦殊無真切愛人之心一
啓而止遂又經年畢竟萬機之中勞煩聖慮而後

乃蒙 恩放嗟乎八路諸獄其若是者何限士大夫不讀律誠大欸也

公私之判四 地保徵布䏺眦投繯根由公幹實因自縊

鳳山鳳憲金遇恭杖薛有信○查官報狀曰今此獄事實因及詞證皆云自縊別無可疑是乎旀抵賴於軍布之徵族黨憤於鳳憲之笞罰至於縊死可見海西之頑俗是如乎金遇恭任在鳳憲令嚴催科五度決笞自是職分何知頑悍之性遽逞自裁之毒謹按大明律曰官吏公使人非公務而威逼平民致死者杖一百而此是公使人曰公務致死也宜有分揀之道○評曰此獄若引大

明律則監臨官因公事依法決打臂腿而邂逅致死及自盡者勿論文見上條其本條也不然續大典面里任因公事笞杖殺人條見上條其旁照也威逼之條非所引也士大夫全不讀律律文雖有本條當事不能引用類皆如此

洌水 丁鏞 輯

祥刑追議 十二

彝倫之殘一 聽諺殺子証人手刺 根由奪田實因被刺

中和民李甘丁殺其子共元○檢案闕

判付曰白晝向刃情跡狼藉而在逃之廿二人俱不可謂明證且其供招太無頭緒及夫面質之時六寸七寸之親不敢右袒皆曰殺人者當死此一端最似可信吏致肯綮其說不過是從把捉凡事無出常理對其父刺其子而爲其父者捨置垂死之子汲汲歸家不欲顧見此誠理會

不得處如無甚麽隱情必有別般奸狀朝家於此不欲索
言其起疑之端于已仍付之本道另行按查該道伯似已領
會徵意及見查啓其說則懸空架虛其事則愈往愈晦道
伯事誠甚踈忽向欲發緘問備姑且置之乎是如到今諸道
獄案躬自看閱凡爲幾十日矣既知其十分疑晦猶復任
置是豈審克之本意似此疑獄必須拔例究覈可得情實
分叱除良大凡殺獄一番成獄之後道伯視若鬼錄推官認作
鐵劵知其可反可生而或拘於顏私或厭於看閱不欲措
一辭於其間安在其重人命慎獄體之意也即令該道伯
親執詳覈窮極到底無泥舊無憚改從所見論理狀聞事

措辭行會

本道查啓訣

判付曰此獄之處元斷為正犯凡幾年矣天下之事不出常理為父者目見其子之被刺於人而不即地反兵乃反汲汲歸去者求之常理寧有是耶此等事情本非難曉而檢官之意直以甘丁則其父也理無可疑處元則路人也事或難明故偏主先入之見便定必死之案獄上之後以其事関倫常不欲起疑於不當疑之地特令更查槩有微意而查官之意又如檢官其所發問取招無甚鉤深摘隱朝家不獲已起疑判下設置有司之意豈亶然哉今

則獄已具矣情已輸矣處元之冤始暴甘丁之始著以此
推之八路重獄之如此者將不知其幾寧不惻然自御書
將此判下行會諸道俾凡檢官查官各細體究無陷失入
失出之辜爲旀甘丁段跡其行兇殺之無惜續與一律若
爲此囚準備而方其未得情也猶恐其失刑及其旣得情
也反惻其傷倫哀矜勿喜政指此也況其招云略欲亦警
初無殺心者理亦似然乎是如特爲減死嚴刑二次絶島定
配爲旀處元段慫恿共元使之得罪於甘丁者處元也激
怒甘丁使之逞憤於共元者處元也計出奪田罪著由我
其在懲後之道不可以四年滯囚遽然白放令道臣酌量

勘放為旀方三卜李亞赤段俱以緊證敢為飾辭俾重獄跡眩不可不嚴懲並嚴刑一次放送為旀殺獄體重既及之後伊時檢官及道臣俱不可無警而拘於常見泥於前案容非異事乙仍姑免推究為去向後段更加着意事一體嚴飭

臣議曰覆盆之冤四載不明隔靴之爬再查不悟陛下明見萬里天威不遠咫尺終使隱慝盡發幽枉必伸嗚呼其盛矣憶在刑曹 先大王起跡於咸奉連之獄使之看詳判書老於曹者也曰此獄鐵案正郎老於曹者也曰此獄鬼錄畢竟至冤大痛伸於其日由是觀之八

路之含寃茹痛而死於獄中者多矣○甘丁殺子之罪
反小証人之罪甚大刺子殞命雖出於邂逅引人証頼
明屬於故犯○御判無所論此當時道臣所宜提奏者
也○先朝初年檢官誤決者多被嚴勘其後道臣刑官
謂殺獄反案必觸檢官欲活賊者反傷貴人輒隱匿不
發及至晩年雖大獄翻變而檢官不治此皆 至仁大
德惻怛真切之驗也嗚呼其何以忘矣

彝倫之殘二 移怒殺孩誣人足蹈 根由使氣實因被撲

黃州民李春世殺其女小連○查官報狀曰大凡發憤
他人自撲子女閭巷例習而今此李世春段逞憾則任

打兩箇醉漢生怯則反撲三歲女息取讀覆檢狀跋文春世奮打揮擲之狀赤子塗腦宛轉之形情境依然令人淚下證人手指撲處則春世怯眼環轉檢官面命求訣則其母垂首無言眞可謂善形容矣春世之終始推諉不過曰扶八大奇之際爲宅勳所踏是如是于矣渠於大奇既極意而敺打後何情而扶八扶八之說既是架虛枚踏之指自歸落空傷損詞證犁然沕合面質之際情窮辭遁小連之爲撲殺春世之爲正犯斷然無疑此實天下之極惡人倫之大變嚴刑取服施以當律○議曰父母敺殺子女者杖一百而已故殺者杖六十徒一

年其用意免憐者稟旨乃決若春世者其故殺者乎然杖之宜猛乃懲其惡○檢官面命未訣者檢官謂春世之母曰汝子今將死矣汝其未訣蓋欲覘察其氣色權爲此説也然余旅寓縣城屢見殺獄凡情犯免憐而律文不死奸吏諱其本律嚇以必死以索重賂畢竟免死則藉爲己功蓋愚氓不知律例但知生死出於吏手若檢官於此又從而嚇喝如此則吏於中間舞弄益使凡遇如此之獄檢官宜對衆明説本律不死使犯人釋慮雖其罪犯免憐宜令焦灼而吏之舞弄不可以不防若其罪惡宜以猛杖懲之

斁倫之殘三 室女潛奸胞兄疊刺 根由奸淫實因被刺

信川民金孕得殺其妹大兒○檢案闕

判付曰金孕得獄事段 良家未笄之女忽遭强暴之汚或被黖𪐝之誣則玷辱家門羞愧憤痛父母之逼死者有之處子之自殞者有之而不服藥不投繯而手尺寸之刀一刺再刺必死乃已如金女之烈者未之見焉此獄疑端不一而足要之曰不可必信其自刺也又不可勒歸於被刺也食氣嗓傷處深濶爲五寸許起手杈手顯有旣割又割之跡決非稺弱女子之所忍爲此所以不可必信其自刺也金女同室之人不過其父母兄弟也室女之潛奸鄰人

雖為父母之羞恥天顯之親白晝刺刃又是人情之所必無此所以不可勒歸之被刺也今此金夢得之斷以為元犯者特曰夢必及鳥貴之一言而其言太不了了如所謂一手執頭一手執鎌先割左又割右者類非八九歲稚蒙之所目見而口傳者分此不喻設令其言皆實鑿鑿可據一則夢得之親弟一則夢得之從弟也以弟證兄在渠為傷倫在法為違格殺人償命之法不但刑期無刑扶植風教之意無行於其中一朝取招於不當招之兒以證其不當證之案其傷獄體而關後弊果何如也前後本道查啓該曹覆啓隱情違端毛舉無遺而所疑者細故也所惜者

大體也假使夢得直有可疑依俙彷彿而已况除却两
兒之招元無一毫之疑是如乎方當審理之日朝家處分當
觀大體罪人之倖逭其細失法典之違越其失大夢得乙良
放送以示朝家重獄體敦風化之意為旀仍自本曹行關
該道凡於檢驗同推時無得法外取招事一體申明嚴飭
臣議曰取以弟證兄之招斷以兄殺弟之獄有害於風
教此處分之所以如此也然若使夢得之事不出於門
戶之公憤或由於閨房之私訐則　聖斷豈止是乎室
女行淫賊流皆以為大恥淫妹擅殺愚民謬知為無罪
蓋憤潛發於心地謬習久慣於耳聞倉卒之間行此

残忍且其情有足原恕故　聖明於此不欲深明其事實也大明律兄妹殺弟妹毆殺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其父殺子用意兇惨者　國法令稟旨乃决若夢得者故殺者也其所白放者所悪在淫其情可原也

彝倫之残四　隊妹被遣肥兄推溺根由着淫實因被溺

蔚山民堅聖民殺其妹堅召史　初檢報状曰今月初一日本府内太和江津夫文順三進告云　矣身家在津頭坐喫朝飯望見津口有一男一女男着黑笠女着白衣不招艄工划艇自渡是如可既過中流未及南岸那婦

人忽然投水這男子不相援救到岸纔船急急走了矣身
不勝驚駭急來他船到彼跟追不知去處兩箇蹤跡未
由採問是乎旀船中遺落青布小袱裹錢三十文白苧布
五尺髢髮三條襦袷一事雙襪一隻並此現納是白齊
跋詞曰今此竪召史屍身落在水中其深七尺拯而出
之移置北岸審得渾身都無傷損爪甲沙泥明係渰死
史內純白肚腹微脹皆合法文是乎遣津夫望見亦有看
證乙于仍實因段以溺水致死懸錄爲乎旀以郭臨澤李永
愼諸招觀之竪召史之平日悍毒決非誣語婦姑勃磎
夫妻反目不孝不恭終至被逐里人齊會至有論責是如

乎既見逐於夫家又不安於兄弟下去旋來既逃又還彷徨道路窮無所歸則以其偏性忽地投水容或無恠是乎乃三年同室既有和好之情本家遣婦殊非迫阨之境則亦何知堅女之渰死必由於臨澤之疏薄乎最是堅聖民者跡多可疑心又不測其妹晦日之行渠雖曰不告而潛來追後躡蹤若有知幾是去乙遺棄赤子謂之適然携來青袱稱以泛看專事漫漶莫測端緒是遣往氣之盛言惡行之彰訖又何意思彥陽之說誠有是也同房之即豈有不知之理設如其言不取由陸之直道必從渡江之迂路者抑又何故不嗄津夫獨挐江舟日

見其溺不慌不驚既不忙手而自援又不疾聲而請救
恬然下陸走而不顧斯豈兄妹之常情乎津夫急追而
不及兩女將執而枚鳴遂泯其蹤莫知去處天下其有
是乎若云兄妹相議任其自溺則青錢白学髭髮衣襪
又何以携至船中乎心判一縷之命身赴萬頃之波又
何餘戀携此財帛由是觀之竪女之死由於投溺而非
其自溺又明矣盖此骨肉之殘必非朝夕之故兒時性
行已傷同氣之情孀後着憤又緣失物之故而不容於
夫家還歸於本家則看作一室之憂患遂醸今日之變
雖中流四顧盡力一推而弱妹於是乎落水矣聖民雖

曰屍親以正犯懸録為乎旀行檢之日即行譏捕至初二日未時量忽来自現其所為言専事粧餙或云家有老父慮其移禍或云鄰里族黨無不勸送而至於投溺一節抵頼不服歸之自溺平問之下决不輸欵是乎旀覆檢官　陵以彦陽縣監移文請来○按此乾隆庚戌四月二日先考在蔚山府府檢報也究竟取服無文可知而其為枝溺無疑矣藉使竪女不孝其姑不順其夫嬬而行淫百悪具備家人不可擅殺雖在父母猶當有罪况以兄而殺妹乎嬬不守節本非死罪非死罪而殺之庸得不抵乎鄭臨澤即堅召史之役夫

彝倫之殘五 淫姑殺婦計在滅口根由奸淫實因枝刺

平山府崔阿只殺其婦朴召史 初檢跋詞曰朴召史屍體既已埋葬有難掘檢是乎矣屍親所供既曰結項刺項仍即暗埋其在重獄體之道不可不掘檢乎乙仍依例行檢爲有如乎大抵枝縊自縊枝刺自刺尤宜十分審慎而今此朴女縊而又刺設心莫測掩埋日久屍形難憑分叱不喩元告無執贓之物詞證無的見之招多般鉤覈無以決折是如乎喉骨上二處刀痕長廣淺深或爲一二分或爲三四分且是骨堅之處則初試鈍刀不能立透是乎旀至於食氣嗓刀傷處肉內虛軟刺之必死是如乎一刺其

項固非常人之所可為則自刺之至再至三誠不近理然以平日偏窄之性受其姑侵逼之虐無寧自戕于其命誓不復入于姑手恒日蓄積斷意自裁的然無疑是乎所謂之杖殺則支體無見縛之跡手掌無迎刃之痕是遣且以縊痕言之所謂架子高不過八尺不能為踏物柱下之地況廣布柔緩既異索子之堅硬屈膝之跪坐又非懸空之危急則未死不死愈加狠毒轉出一不造二不休之計勃然翻然之間一刺再刺竟至自裁是遣右手軟眼合等症與無冤錄自刎條脗等是乎以實因段以自刎致死懸錄為乎矣崔女段以士族寡婦行事不美人

言浪籍為其婦者必無以盡誠善事而不思自反反懷
愠憾日加迫隘朴女〻常懷怨毒露出辭色亦非一端
怨罵之說既加於其父憤慨之色不掩於其姑畢竟自
殺而後已則崔女雖不勤刺逼死之律焉敢逭也李次
望段雖有往來元無真贓之可執姑爲嚴囚以待處分
初檢官平山府使鄭景曾　○評曰刺刃揔有三穴其一深一二分其
一深三四分其一虛陷不能分寸死自刺其嗓者皆一
刺而止耳有再刺乎將曰初刺極淺再刺稍深三刺而
乃透裡乎一二分之還拔三四分之再刺猶之可也三
四分之既八又拔又刺必無是理此田光聶政之所不

能辨而謂弱女子爲之乎始論自刺難再之理斷之曰誠不近理繼論偏性難化之理反之曰灼然無疑彼理此理本非二類自刺之難再者凡血氣之類莫不自愛其身故既割既痛不能再割也忍毒之或深或淺悲苦之或緩或急不足以破此自然之理又安得以偏性難化之說強謂之灼然無疑乎臂不見縛手不迎刃明有協助之人不比之疑而疑其自刺何也傷痕合於自刺則二者爲自刺之證傷痕違於自刺則二者爲協助之證惜乎其不細究也○又曰刺項二字不能成文項在合面何以刺矣頸則前後之通名故玉藻云頭頸

必中考工記云叁分去一以爲頸圍皆以全莖言之也丁氏韻書謂頸在前項在後此以刎頸而云然然說文云頸頭莖也則前後之通名也故屍帳圖格後曰項頸前曰頷頦

覆檢跋辭曰屍親控告既經多日中間埋葬尤添變動屢次洗拭多時薰罨是乎矣遍體朽爛行檢極難是如乎縊而又刺諸招丁寧而遍考頸項不見縊痕或者縊未緊束死不由是故其痕未著是乎喻喉骨上二處傷痕俱不深重食氣嗓一處刀痕既長且深是乎矣食氣要害一刺可死則一孔二穴殊甚可怪乙仍于以巾結項而緩不及

死兩刺喉骨而刀鈍不及於是乎擇其虛處一刺遂計其設施次第明白可想若謂被刺於人則四肢無受縛之跡兩手無觸刃之痕豈不異哉今以法文觀之上中下深淺之各異起収手左右之不同與無冤錄自刎條節節脗合實同段以自刎致死懸錄果是在朴女以若青年辨此白刃是豈姑婦間尋常不相得之所由哉必其心有蓄愧憤冤生不如死以至是也朴長赫吾女累德之說趙宗傑二次回錄之招有可以想像是乎如草屋備需之日失火甚易村中別人之家焚屋何關而東西揑合轉成邪說鄉村多口固已可痛除非苛姑之口豈入

新婦之耳以此損生明若觀火想其情境絕可矜惻但為其父者不能善後恐嚇非理之呈狀勒受無倫之手記由淺入深三變其說直驅崔女於移易不得之滛行而殊不知以子證母不得為公案是乎旀兩婢之説係是以奴證主不宜究問是乎矣既云目睹循例一問乃以初檢時誣告之意無端自服是乎所全沒省覺蠢蠢如蟲前之陳告今之變辭皆無足取信是如乎大抵崔女聽言觀貌頑不平順若使為姑處難作婦然朴女于歸只是九旬而中間六旬染疾別處通計前後不過為三十日姑婦常時咎責雖甚苛酷其間喫苦奚至決死提鄉村不

倫之說殺家中無罪之婦論其情跡殊爲絶痛處以逼死之律誠不爲過覆檢官白川郡守李端會○評曰揀逆去就曰擇揣摩商量曰計籌劃排布曰設施嗟乎袖抽白刃自刺其嗓者其暇擇乎其暇計乎其暇設施乎再刺其喉深至四分者能有精神更擇虛處以遂其計以還其設施乎議獄如此亦冤矣○無冤補註云自傷刀痕只應一傷受傷之後不能復割如此明文何不引用而謬執不當之文漫漶遮掩可乎左右手起扠手精微無錯之文也與此屍相合有是理乎誣之甚矣○以子證母之不得爲公案者謂夫昭晥之案不可以子而證母也今此

趙匡善之手記乃是搆成之案以子證毋但當斥之曰傷倫悖理不宜斥之曰不爲公案

巡營題辭曰自縊自刺比比有之而今此朴女之屍縊刺俱無人已難分屢閱兩檢之案只增三思之惑是乎矣四刺刀痕兩案相符其死之不由於縊明白無疑是遣起杻手刀痕又與法文之自刎條脗合則成獄一款非所可論是乎矣第此朴女雖是偏性于歸數月旣云琴瑟之不啞姑婦相依又無簧鼓之慝間有生世之樂無可死之意其所以縊而且刺必死乃已誠莫曉也以俾證主以子證毋俱非法意分叱除良前後相左之供辭不足取

信迫脅所受之手記亦非可論是乎矣趙宗傑則以子證
母之文初旣干涉西處失火之說終又傳播外面歸之
於浮說其實欲以爲累德以此推之叔侄之間必當傳
說旣入崔女之耳雖不斥言於其婦豈無辭色於發怒
乎初來之婦羞顔未開陋言難洗寧欲無吡決意自裁
即理勢之所必然同趙宗傑嚴刑一次覈問爲旀屍親
朴長赫段如欲雪冤何不即告顧乃脅迫爲事謂不告
官勒徵手記口呼子證母之醜說要作姑殺婦之證案
觀其所爲亦極無狀嚴刑一次鉤問爲乎矣趙匡善者又
以死賢於生等說作證於手記之後可謂此獄之緊干亦

取招牒報爲旀崔女段累德之說不必索言殺越之變
莫測緣由咎實在渠烏得免逼殺之律嚴刑一次取招
牒報 爲旀李次望段身帶衰麻不謹行己至登於兩婢
之供亦不可置而勿論決杖三十度烝酌放送黃海道觀察使
洪秉纘 ○評曰所謂手記者朴長赫給趙匡善曰汝母既
殺我女誣以自刎其意將告官也汝作手記曰今此已
妻吾母殺之我勿告官以爲信也匡善蒙騃無識依其
口呼成此手記此所謂手記事也匡善雖蒙騃無識若
使其妻不死於其母之手則必不肯成此手記以子證
母法雖有禁執緒論端理所不拘傷處之耳刺三刺既

一起案手記之隨呼隨寫又一起案執此兩起以究其根何所不可而必朴長赫嚴刑乎其誤大矣

本道查啓曰臣於到界之日平山幼學朴龍海以其妹被人殺死未得成獄極爲寃痛首來呈訴等是白乎以臣不勝驚惕許以查處爲白遣詳按初覆檢狀審探道路行言左右思量反覆深究而致命之殘酷獄情之疑晦前所未聞是白如乎若謂自刎則旣結其項一刎二刎至於三四決非弱質女子所可辦分叱不喻無寃錄自割死條註云喉下自傷刀痕只應一傷受傷之後不能復割若如此文則傷痕三四處者不可歸之於自刎是遣若謂被刺則

家中只有其夫與繼母而已朴女于歸未過數月夫妻
未及反目姑婦亦無齟齬以夫殺妻以姑殺婦俱是理
外各人供招專思漫漶無一指的是白乎矣崔女家內外親
族之常時往來者何限而其婢四母乃以非親非族之
李次望指目為訖常與崔女對面酬酢渠既目覩有
此口招則足為此獄之端緒而覆檢時旋即變詞以致
疑亂是白乎旀崔女將割桑葉思用桑刀固宜自索之不暇
是白遣且其婦房只隔一間何不呼其婦而問之必招在
外有事之崔善以索其刀乎索之不於他處直云此刀
疑在汝房又何意乎其他疑端非止一再而初覆檢時

全不審處直以右手軟眼合五字引無冤錄自刎條謂之胳合斷其實曰是白乎矣無冤錄卧所被刺條有曰凡人平日習用右手卧者不順則刀尖必向下傷及右肩窩若以檢狀中釯刃之皆向右邊照看此條則其為卧所被刺十分無疑方欲執此窮覈是白加尼今因朴龍海擊錚訟冤○判付內有令道臣親執嚴查之命臣欽遵聖旨干連諸人一併捉囚臣營獄臣與別定查官眼同推覈為白如乎四月之招云朴女見李次望之往來以㛐惡等說與渠酬酢是如覘初檢所供尤有詳焉是白遣崔女産兒之說屢入廉探故試以發問則趙直辰四月之招如

出一口是白遣朴女致死之日崔女忽着新衣故迬辰心甚訝之察見舊衣則血痕狼藉而崔女力奪猶恐或見是如爲白乎旀及其面質崔女節節語屈但曰汝欲殺我則崔女之行兇情節不待取服明若觀火是白如乎竊伏念崔女以其子幼恣意行淫是如可交奸之跡現露於新婦滅口之心恒蓄于中情當日新婦偶因頭疼擁衾倚臥乃此淫婦乘時突入手刃一刺已絶其氣嗓猶慮其不殄又亂刺而倉卒之間鼓生掩跡之計扶其屍而跪之係其頸而懸之有若自縊自刺者然想其光景毛骨皆竦是白如乎檢狀又以手無迎刃之痕把作自刎之案而無寃

錄校人殺死條曰要害處一刃即致命者死人手上無
傷蓋其兇刃既行氣喉先絕則手無迎刃之痕固其勢
也新衣忽更血痕浪藉則屍體扶起之際所自滅也且
其縊痕載於初檢不載於覆檢若是生前之縊則膚雖
已腐痕固不滅是白去乙今此縊痕始顯而終滅者死後被
縊血脉之不行也正犯段以崔女懸錄爲乎旀李次望段
行兇之時同刃與否姑未執贜而崔女之兇出於奸淫
奸淫之本在於次望則渠雖抵賴干犯之律烏得免乎
上項崔女李次望等同推究問期於得情是白乎旀朴龍海
原情以爲初覆檢官與趙家或有連姻之義或有同研之

情以致獄情之變幻是如爲白如乎該府使之弟妻果是趙家
之遠族則執以爲言不是異事是白遣所謂同研事段長
赫之招只稱傳聞不是目覩則其言有難憑信是白乎矣大
凡按獄之體不容一毫疏忽是白去乙初檢官平山前府使
鄭景曾段當時檢驗只憑趙家之說實因之全然失宗
既有誤決之罪屍帳之不給屍親顯有掩護之情是白遣
覆檢官白川郡守李端會段揑合初檢自歸苟同一任
四月之變招不覈次坐之奸情是白如乎到今詞證既明獄
案已反則兩檢官之初不成獄揆以法意誠極無狀其
罪狀令該曹稟處是白乎旀兩檢刑吏段自臣營嚴刑照律

是白遣趙達善崔女之子也趙宗傑崔女之侄子也以子證毋有違法例並不盤問是白遣四月段雖有證主之據此獄緊證專在四月不得已取招爲白乎旀崔阿只李次望並枷囚臣營餘外干連諸人亦並拘囚以待處分黃海道觀察使嚴思晩時令中軍尹在復行查取招而施以周牢之制○評曰敍事詳覈但非檢状乃云正犯段以崔女懸錄小誤當云崔女之爲正犯無疑又曰疑有奸夫遂執次望疑與同切又擬次望誠以四月之招能爲障户之節三年之纏疑於拂墻之花重雲疊雨遮護周密雖有明者亦難乎其捨之矣況彼趙達辰者悖膽毛大頑顏鐵厚忘天地鬼神之昭布使陰陽闔

鬭之手段乃云崔女之衣血點浪藉天然對立爲仇敵
起然自拔其性命雖有明者亦難乎其執之矣獄情到
此孰不謂之十分無疑非有　大聖人在上其誰能回
日月於覆盆落風霆於幽襲以之暴次望之冤擊厓辰
之奸哉詩云如切如磋此之謂矣　又曰再刺三刺血
如湧泉又誰能扶而起之跪而縊之以作縊死之形哉
然且刀痕不滅縊之無用其云先刺而後縊者誣也先
縊之縊之不死有聲焉於是乎刺之也
暗行御史書啓曰臣於辭出後取考初覆檢文案及本
營會查時諸招及覆叅互則崔女及李次望之終始抵

賴固其勢也獨惟夫趙直辰以崔女近親不惟不思掩諱乃反暴揚之初則隱映閃忽末乃挺身立證援以常理殊不近似此獄肯綮似屬於直辰乎乙仍各人取招時先以閑漫情節雜問他囚諸招各有湊泊本情漸至闖現始乃發問自取招或令與各人面質或令於直辰所見處各人互相面質及到情窮語遁始加刑訊而以其士族之故奸淫一款猶不忍汚口只以致死時節次由淺入深逐條究詰刑至七度忽然直招是白如乎所當準次嚴訊到底窮覈而重獄反案有難淩遽即地得刑草草撤查潛行坊曲詳探物議萬口一談皆云直辰之罪殺

無惜一府上下殆無異辭乙仍于更集查官依前會推是白如乎奸淫之年月刺縊之節次一一承款又向崔女曰國法至嚴吾既直告汝亦直招即此而其交奸之跡行兇之節無一毫餘蘊矣以法論之一人致命宜無兩償而此獄段淫婦淫男共殺人命造謀加功本無差殊分叱不喩崔女段淫悍之性何所不爲而白晝殺人恐非女子之所敢生心是白遣直脫身著喪笠昏夜往來屢被新婦之瞧見遂與淫姑而糾合縛而縊之刺而又刺則斷以元犯恐無可疑內而威脅妖婢外而締結猾校必使之挽引喪人以掩其跡者節節陰慘首惡之誅捨此其

誰李次望之初檢面質招云汝見一家之喪人誤認為我者業已致疑於庄辰而牢囚三年不敢顯言足見自來武斷莫敢誰何是白如乎大抵此獄始既誤決中又橫羅要之營邑均有所失道臣體重雖不敢直請勘斷前前道臣段偏信檢官之言歸之自戕未免失實而屍親加罪尤是意外是白遣前道臣段獄案雖成下落不明分叱不喻治獄治盜刑具各異乃於殺獄取招輕施周牢之刑大違格例且關後弊其時本營中軍不可不重勘為白乎旀檢官段以被刺為自刺大段舛謬分叱不喻檢狀體重凡係罪人之所供無論緊慢一依其言詳錄無遺乃是法例

而今此初覆檢狀中罪人之所不言有混錄者罪人之所明言有闕漏者因供添刪有乖獄體一併重勘恐不可已是白乎旀罪人崔阿只趙直辰並具格嚴囚趙鳳元將杖也四丹並依前枷囚李次望段置一體具格嚴囚以待處分

刑曹啓曰朴女之被縊被刺綿衣之啓詳備無餘今無可疑蓋此崔女以士族寡婦恣意行淫是白如可幾微將露於新婦亮計欲售於滅口有此白晝戕害之變而旣縊又刺決非一女之獨辦則交淫合謀自有其人是白如乎李次望段渠之自明雖難取信詞證諸招終無執贓今

於特敎更查之下始也脉絡微現終爲偎偪自露昔之交囑者今始發告前之立證者今爲斷案於是趙達辰亦知其百喙難解一死莫逃遂不得不直陳於七度訊杖之下不但天誘其衷抑亦理有可見自此朴女之寃可雪次望之羅可脫惟彼崔女雖忍杖抵賴極其巧悪何以活矣達辰之言曰吾輩之事今已綻露生亦何爲汝亦直指崔女之言曰元無是事若曰刺之汝必先刺即此以究亦足打破其奸情是白如乎若曰之若字雖有假說之意先刺之先字難免同犯之跡且爭其先後欲避行兇之首犯而元無是事不過發明之例語即此對質之

招己是輸款之供又安得一向頑拒乎腹高鮮産之訛
發於諸招崔女雖或隱諱崔辰必不終秘況至親奸淫
大関倫紀只此一節極意嚴覈是白乎旀律云造謀者斬加
功者絞而設計滅口者崔女也合力行兇者崔辰也造
謀加功政是準備之律罪人崔阿只處速取直招與崔
辰具格 啓聞之意分付道臣何如 按繡啓欲以崔辰
為造謀之首而曹啓却以崔女為設計之主然則崔女
斬而崔辰絞矣繡啓之外無他憑據而本曹據擬首
從恐於審擬之法有所不合也
刑曹啓曰此係倫紀大變不是尋常殺獄繡啓雖以一

人致命而人償命爲設起之端實亦不然大明律謀殺人條曰造意者斬加功者絞此獄之造意者崔女也加功者崔辰也大典奸犯條曰士族奸緦麻以上親妻者不待時絞又曰士族婦女恣行淫慾瀆亂風教者並奸夫絞崔女之於崔辰爲小功親妻而亦與賤隷有異則以此以彼烏得免斬絞之律乎第有一二未盡者方其合力戕殺既先縊之則縊之不力而從而亂刺果何故也這箇委折亦合查問是白乎旀懷孕解産等說爛熳於崔辰之招則畢竟下落崔女雖欲隱諱崔辰豈不直告此一款到底覈出然後始可捉結並加嚴刑期於取服

議曰書啓二道竪以崔女爲首而擬斬乃以匡辰爲從而擬絞此恐有差擬以淫罪則緦麻以上奸淫者絞士族婦女奸淫者絞其犯絞律崔與辰同矣擬以殺罪則最初生心者匡辰也首先犯手者匡辰也白晝强殺非女子之所意芒刃直刺非女子之所能造謀者斬則匡辰可斬也加功者絞則崔女宜絞也緖啓所論似合法意不知何故而改之也

判付曰平山之獄即大疑案三載于玆尚遲一決盖其姑婦也而戕極之士族也而奸騙之謀至憯矣事至醜矣傷倫敗俗未有甚於此者朝家於此重加致愼覈之又覈不

嫌煩複道查曺讞閱實屢矣而卒不免隔靴爬痒及見繡衣查本始驗難誣者天理是如乎崔女姑也朴女婦也崔女慣於耽淫朴女作其眼釘滅口一念已在于歸之初畢竟結果乃出同惡之濟乙仍于大抵縊刺一款當別人已而謂由己焉則非孱弱女子所可能是遣謂人焉則時丁白晝夫也在庭姑雖欲逞婦豈肯受當其刺縊之時口若無呼呼之聲手必有遮截之傷而並不見明證分叱不喻刺痕淺深多至於四處尚可曰一刃致命乎縊痕堅紫已現於初檢又可曰死後勒縊乎欲得縊刺根因先辨淫奸虛實而次望名字徵發於檢招牢定於道啓門內相見半夜潛出

是如四丹毋女一詞納招此似為次望之斷案而懷孕也墮
胎也引而不發使沒歸趣以此不具之獄撲摭斷定
徑議一律大有乖於審克之道乎 仍 特令近臣往哉閱
覈惟貌之稽惟言之聽惟輿論之博採今也一反前案罪
人斯得向來許多情偽都是潦水歸壑崔女鶉奔之跡
自綻次望鴻羅之冤可雪而奸夫之目歸於匡辰矣既縛而
又縊既縊而乃刺則手不運足不動遮截非可論也夫出而
借鞍婢往而挑菜則家無人鄰無證叫號伊誰聞之匡辰移
禍次望頁屈覓來類己之人要售代某之計累然纏經把
作優孟之服冤哉縲絏遂為紀信之纛一轉而囑四丹耳

轉而囑鳳元白地做出暗中竊笑殊不知乾道昭昭神目如電一家喪人之說鬼假次望之口七次刑訊之下天誘匡辰之衷同庭對質崔女語屈是所謂一朝豁然貫通而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者也本事回啓中二端起疑未知其然縊與刃雖同縊遲而刃速淫婦心慌奸夫手忙難失者時易露者機借鞍者將還挑菜者將至恐恐然盻盻然惟懼了當之不速既縊之又刺之何足疑乎詐覓刲桑之刀要掩跡也更著在笥之衣欲藏痕也苟欲掩藏豈不以速死爲快手懷孕墮胎在次望固可疑在匡辰無可疑妖婢之誣告猾校之誣引罔非匡辰所脅囑則懷孕不懷孕墮

胎不墮胎不足輕重於匡辰何憂於没下落手繡斧綫
匹鐵案已成只宜分首從以其律處斷崔女身乙良嚴飭乎
山府另加刑訊亟取遲晩爲有矣待其遲晩與匡辰一體取結
案以聞爲旀奸婢四丹廉校趙鳳元並嚴刑遠配爲旀
校告人李次望即先放送爲旀當初誤決盖因兩檢之失當
而屢親母子之輿尸請檢出於骨肉之至情則縱不能察
寃而反獄忽地加刑是誠理外其亂俗壞法之罪不可
以事在既往有所曲貸前監司洪秉纘削職蔑奸而雪寃
足可尚也無罪而横罹胡不察矣已不免昏錯治殺獄而
施盗刑又是違法之大者前監司嚴思晩罷職摘理爭執

固難責備昧然聽施有関後獘當該中軍尹在復亦罷職或極意掩覆歸之自裁或專事蹈襲漫不致省云有媢嫉之誼亦有研覈之好雖無執跡焉追重罪初檢官鄭景曾覆檢官李端會並施刊削之典（為旀）卿（段置）道伯之只請問備難免揆律不審之失推考（為良如教）

臣議曰此獄始為自戕中變為被殺而奸淫之案遂若昭著外而道臣内而刑官皆滿志快意不復有纖毫疑慮惟是節障終翳 睿照遐燭 發遣繡衣以旣厥事苟不然者李次巠其不免為獄中之鬼嗟乎豈不寃哉故獄不可輕斷斷不可徑喜也凛乎其危矣 趙臣辰烝于族

毋使犯死罪殺人一也產其私孩杖而埋之殺人二也手刃行兇以賊幼婦殺人三也誣揑次堅陷于死地殺人四也此而不斬國寶無法曺讞有誤終使此賊降在次律是或爲法家之所議惜哉

𢇁倫之戕六 官婢殺夫罪異結髮根由奸淫實因被刺

金川官婢從丹殺玄得秋　查官報狀曰玄得秋被刺之痕自右腿外邊透過內邊而致命於辜限之內正犯從丹亦云按得秋之佩刀擬欲自刎而不知不覺刀入得秋之脚 是如無辭自服事係綱常無容更議是丹矣 三省之獄事體重大從丹自是無識公賤屢更其夫至於

定屬恐難以一時卒居遽斷以殺夫之律是齊○自議曰
官婢行淫朝張暮李雖不可與娶禽結髮者比而同
之若目下同居曰夫曰婦則不得不以殺夫論也繼文
亦有同居不同居之別況於夫婦乎然草邑降罪容
有異議也

